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正卷三十

跋贊銘記碑傳墓銘墓表  
行狀祭文雜著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跋

文長短幅最澹逸才雋手滑有晉人風韻宋人理味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重其人宜無所不重也。况書乎。重其書宜無所不重也。况早年力完之書乎。重其力完宜無所不重也。况

題子畫君其得新建公早年書願以題命我。

書石梁鴈宕圖後

台宕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於彼苦不得往得見於圖譜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喫一甌茗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斧削刀裁描青抹綠幾若真物比於往日圖譜彷彿依稀者大相懸絕雖比茗茗尚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畧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真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湫更作何觀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余觀梅花道人畫竹如翠鳳爲鶴所掠翎羽騰閃捎捩變滅之詭雖鳳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質豈理也哉

書畫後

仙人以道勝女婦以貌勝有人觀神仙於畫中則與一遇之及果遇之道未嘗不道也而人曰此非道也如昌黎之於其從子雖至親而猶不得相信觀女婦於畫中則與一遇之及果遇之貌未嘗貌也而人曰

此也。如登徒之於其妻，雖至陋而猶不以爲媿，是於道也抑何苛。而於貌也抑何恕耶。予偶觀此於某君館，令書故書之如此，爲昧者言耳。某君信道於早，而予體貌於晚，不煩風與弊，觀者當自得之。

書茆氏石刻

金華宋先生之重也以道，卒用於學上也以文。世珍其書，謂多山此然，即使不道不文，書亦自珍也。豐考功晚痺而跌，株連臂腕於書，不無少妨。而歸安茆君康伯購而簡刻者，乃並是兩公盛年五合時物，其寄

我以題，雖非其人，然殊快。一飽語云：匪跌逐曷，韡肉。

送畫於寺書其左

右梵景乃寒僧所贈，相傳爲李伯時筆。細閱之，信非伯時不能也。題於上方者曰：西河溥當亦非俗髡，但不省爲何代人，惜其手書亡矣。代書者稍習文，待詔體亦不俗。今以歸華嚴寺，清公之徒曰某，供養之如蘇長公舍四板，昔蔭例噫亦都安哉。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予夙慕大蘇公書，然閱覽止從金石本耳，鮮得其真。

馬子某博古而獲此。予始幸一見之。必欲定其真偽者。則取公之牋。維摩中語而答之。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

書米南宮墨蹟

閩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駢驅。獨先。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貴以古服勁裝。可乎。蓋帝胄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爲

尤媚然。可以爲稿澁頑癡。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書夏圭山水卷

觀夏圭此畫。蒼潔曠迥。令人含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書李北海帖

李北海此帖。遇難布處。字字侵讓。互用位置之法。獨高於人。世謂集賢師之亦得其皮耳。蓋詳於肉而畧

於骨。辟如折枝海棠。不連鐵幹。添粧則可。生意却虧。  
書陳山人九臯氏三卉後  
陶者間有變則爲奇品。更欲效之。則盡薪竭鈞而不  
可復。予見山人卉多矣。曩在日遺予者。不下十數紙。  
皆不及此。三品之作。滑然而雲。整然而雨。泫泫然而  
露也。殆所謂陶之變耶。

書八淵明卷後

覽淵明貌不能灼知其爲誰。然灼知其爲妙品也。往  
在京邸見顧愷之粉本。目斷琴者。殆類是。蓋晉時顧  
陸輩筆精勻。間勁淨。本古篆書家象形。意其後爲張  
僧繇。圖立本最後。乃有吳道子。李伯時。卽稍變。猶知  
宗之。迨草書盛行。乃始有寫意畫。又一變也。卷中貌  
凡八人。而八猶一。如取諸影。僮僕策杖。亦靡不歷歷  
可相印。其不苟如此。可以想見其人矣。

書沈徵君周畫

世傳沈徵君畫多寫意。而草草者倍佳。如此卷者。乃  
其一也。然予少客吳中。見其所爲淵明對客彈阮。兩  
人軀高可二尺許。數古木亂雲靄中。其高再倍之作。

細描秀潤絕類趙文敏柱懼男比又見姑蘇八景卷  
精緻入絲毫而人眇小止一豆惟工如此此輩者之  
所以益妙也不然將善趨而不善走有是理乎

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爲葛公旦

吳中畫多惜墨謝老川墨頗侈其鄉訝之觀場而矮  
者相附和十幾八九不知畫病不病不在墨重與輕  
在生動與不生動耳飛燕玉環纖穠縣絕使兩王易  
地絕不相入今妙於鑿者從旁睨之皆不妨於傾國  
占人論畫已如此矣矧畫乎謝老嘗至越最後至杭  
遺子素可四五並爽甚去而絕筆矣今復見此能  
無慨然

書宋太僕十七帖

予少時似聞學使者蕭公言凡木括南中寶物裝數  
舟載以去卒沈於河而十七帖石數片在其中至是  
石起於濟河者卽此木也滿刺人能辨寶木虜耳舍  
馬上物宜無知而顧亦識此旣又不隨以往也此亦  
真神物矣哉然斯言也蕭亦得於傳聞未必然也予  
又見吳中晚刻別本引言謂勝此亦未必然也



又跋於後

昨過人家圃樹中見珍花異果繡地叅天而野藤刺蔓交蔓其間顧問主人曰何得濫放此輩主人曰然然去此亦不成圃也予拙於書朱使君令卜首尾是帖意或近是說耶

跋書卷尾

沈徵君啓南畫大約如伯陽初生便堪几杖是謂稚中藏老又如謝道媼雖是夫人却有林下風韻是謂秀中現雅而大蘇評靖節詩亦云由腴而造平淡辟食石蜜中邊皆甜因知評別啓南如此則真不如此則贗而此卷者固已如此矣誣以贗得乎董丈某老骨董也高直收之詎墮誤賞

又

董丈堯章一日持二卷命書其一沈徵君畫其一祝京兆希哲行書鉗其尾以余試而祝此書稍謹欽奉放不折梭余久乃得之曰凡物神者則善變此祝京兆變也他人烏能辨丈弛其尾坐客大笑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論書者云多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書法顏，至比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畫，蓋顏之書，卽莊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磨首舉以付學人者，而文忠並兩書之。金剛此帖是也。楞伽以付金山參寥，余過金山問文忠玉帶所傳鎮山門者，亦爲頑僧質錢充口腹矣。况經乎儻得如此帖，摹勒傳人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

讀餘生子傳

上虞葛子景文者，一日方安集息，忽絕。旣而忽生，因曰：其生爲餘也，號餘生子。自爲傳，號餘生子傳。予取而讀之，曰：異哉！生之餘也，天其獨厚於葛子乎？楚之南有秦氏屯氏者，均畜萬金。一夕均燬於火，幾乞矣。幸而均取於火，又均得其餘。其人善畜之以好施，而崇福。其一人不善畜之以忤時，而賈禍。則餘者不如無餘者之爲愈也。曩吾見葛子於其寓，有道人也。其後絕而復甦也，遂訪余於埋視，曩所見蓋益進於道矣。其於其傳中已所云朝聞夕死，蓋允蹈之者，故其處也恒安。其善用其餘生以崇福，若所謂秦氏者。

歟前年逆有陰變起而九自裁死與葛子同也幸而  
九不死生與葛子同也顧蹶蹶然置身於理是進道  
與葛子異也故其處也恒危其不善用其餘生以買  
禍若所謂屯氏者歟一禍之一福之謂餘生獨厚於  
葛子可也然一進於道一不進於道謂餘生獨厚於  
葛子不可也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古人論石軍以書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  
其書今視茲墨蹟非不翩翩然鳳翥而龍蟠也使其  
人少亞於書則書且傳矣而今重其人不翅於鎡稱  
其書僅得於銖書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猶得號  
於人口此新建王先生書也亦幸矣馬君博古君子  
也哀先生之書如此其多將重先生之書耶抑重先  
生之人耶

書吳子所藏畫

閱吳子所藏紅梅雙鷗畫當是倪元鎮筆而名姓印  
章則並王元章豈當時倪適王所戲成此而遂用  
其章耶近世有人傳虞世南草書大徑五六寸絕不

類世南其所書詩又是李白杜甫所作。去世南生時遠甚。而其印文十字。乃是華蓋殿大學士虞世南書。夫唐時何嘗有此殿名。又何嘗有此官。又印內文從來何嘗有結一書字者。並大可笑也。此蓋本朝夏閣老言書耳。夏老固亦號能書。然比於世南奚翅醜婦效西子顰。若元鎮之效元章。則南威偶效西子也。閱畫時適人以夏書來評。并記之。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而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窺其露已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書紅眼公傳

志有之。水柔人狎而玩之。火烈人望而畏之。稽諸吾鄉人。水蹈江涉濤以求沒者。子於親往往有之。無待於丈夫而後能也。若所謂娥者。蓋屢著矣。至於眇眇攸輕燎原與祝融回祿爭雄捷以破其圍而出其所。

所灼者雖曰僅兩瞳子睚耳而癡痕烈然爲朱孔揚是以紅眼公名聞於世此與蹈水者奚可同日道哉紅眼之後世趙君煉者予家世親也爲予道其事因得柳君所爲傳觀之而敬書其後是日也予感忠孝節廉事而有醜於賊臣背子垢婦人也日光閃閃若曙星不啻晉人所云在牛背上者抑不知眼之紅於翁曩昔何如耶

書新建公二序手稿

曹操書余未及見而文公謂放之公書天風海濤乃

近元常元常魏人蓋操亦放之耶曩欽人持文公箋學庸稿本來相質特似今所見新建公送兩府官序稿大約俱草草而二大儒之爲儒則同故書法亦暗合耶兩序稿點竄不數字而世相傳溫公通鑑稿本多真書點竄亦僅僅兩公端慎殆亦暗合耶送劉府者自舉爵以後送費府者自橋踰以後大是警策而今全集中並逸知所逸者不少矣

跋司馬公草書

司馬伯通先生弘正間材傑也其草書傲聖母帖聖

母帖卽懷素上人書而聖母別是一家司馬書與張  
南安東海翁書皆宗聖母帖也聖母帖有蝸牛及老  
科斗脚肥者及縫衣匠剪子者皆是法未可以微疵  
而短其醇伯通仕業亦豪俊其詩多清豁罷官書門  
榜云獨呼明月常倍醉不負青天早放閒人至今誦  
之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古人論真行與篆隸辨圓方者微有不同真行始於  
動中以靜終以媚媚者蓋鋒稍溢出其名曰姿態鋒

太藏則媚隱太正則媚藏而不悅故大蘇寬之以側  
筆取研之說趙文敏師李北海淨均也媚則趙勝李  
動則李勝趙夫子建見甄氏而深悅之媚勝也後人  
未見甄氏讀子建賦無不深悅之者賦之媚亦勝也

書草玄堂稿後

始女子之來嫁於壻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顰之步不  
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爲非女子之態也  
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嫗姥於是黜朱粉罷倩顰橫  
步之所加莫非問耕織於奴婢橫口之所語莫非呼

雞豕於園槽。甚至齟齬而笑。蓬首而搔。蓋回視向之所謂態者。真赧然以爲粧綴。取憐嬌真飾偽之物。而娣奴者。猶望其宛宛。嬰嬰也。不亦可嘆也哉。渭之學爲詩也。於於昔而頽。且放於今也。頗有類於是。其爲娣奴。哂也多矣。今校酈君之詩。而恍然契肅然歛容焉。蓋真得先我而老之娣奴矣。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一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二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贊

諸贊趣味依稀處直過長公

觀音大士贊

一觀音法而有二評法。華他機楞嚴自行溫陵孤山。又備兩經。真者有兩畫者亦然。一似道子。一似龍眠。合兩爲一。妙哉俞子之管。

白描觀音大士贊

大士觀音道以耳入卅二其相化門非一而此貌師  
繪不着色似吳道子取石以勒

題大士圖 介亭要子畫蓮葉  
觀音遂偈其上

萬里波濤琉璃拍天蝦鬚魚鬣鱷尾蜃涎靡不照澈  
如鏡照銅儼此大上筏彼海蓮一塵不動而百魅伏  
跼問何以故曰吾不用何以而亦莫知其然

提魚觀音圖贊

潑刺潑刺婀娜婀娜金剛法華一棍打破瞞得馬郎

瞞不得我

折蘆遠磨贊

片蘆長江隻鞋葱領弄此伎倆作傀儡影我諦思之  
必傳者訛麻姑被晒擲米成砂

伏虎畫贊

我觀伏虎曲蟠以枕諸繪耽視茲獨以寢秘威如待  
不覺愈猛裴旻遇之應手弓落李廣夜行蓋冰以却

書瀘水羅漢畫贊

諸江河水若彼微蟲為有性命為無性命為俱有性



命爲俱無性命。若俱有者，蟲旣應生水，何獨受烹煎。燒煮諸苦毒楚，若俱無者，水旣應烹，亦應煮蟲。云何瀘蟲煮水，作是分別。若謂蟲則含靈，水無知覺，諸體二物，蟲體泳游，水含流性，得躍爲蟲，付流卽水，覺與不覺，有何差別。譬如有人發心愛惜象馬牛羊，不忍宰殺，而於鱗魚蝦蚌，妄加解割。或亦於諸蝦魚鱗蚌，心生愛惜，於彼草木，斬刈無遺。彼諸有物，大小動植，體則不同，所含生性，等無有二。云何殺彼舍此，起分別心。瀘蟲煮水，亦復如是。弟子迷惑，不能通曉，是義

惟大羅漢正坐諦觀，作何解說。宜豁迷悶，弟子徐渭合掌禮拜而作是語。

蓮葉大士贊

謂船是紙梢，公是鐵梢，公尚然，况大菩薩。

東方朔竊桃圖贊

竊攘匪污，諧射相角，無所不可，道在戲謔。

純陽子圖贊

并序

世所傳純陽翁象，皆本其傳中所載記者，人望而識之，也是圖與世所傳者，特異相沿，謂

翁於近世示現人間其狀貌若此故人得按  
而圖之說紛紛不一中軍陳侯雅尚道術既  
喜得斯圖於其友人遂令予贊之

昔圖若彼今圖若此昔耶今耶一純陽子凡涉有形  
如露泡電以顏色求終不可見知彼亦凡卽知我仙  
勿謂學人此語墮禪

梓潼像贊

伏惟帝君三十餘化生民之初一十七世爲士大夫  
當帝爲星神在翼張棲帝於蜀神在岷江寫帝於縑  
神在丹青遍諸沙界無非帝所忠孝文武靡禱不許  
矧茲桂籙如海一粟豈舍此雋良而以與孰

又

帝君生當周之紀身上大夫十七世自茲以往生知  
幾人間萬事靡不理柄司文章其一耳我昔聞之古  
所謂文非筆墨子經史懷柔萬民德遐邇帝君作吏  
文德丕翩然騎龍馭箕尾人傳文章帝君事辟如大  
海一滴水爲龍爲神宵夢裡素驟御攬暗龔子如此  
之云俱幻詭馬君供帝姚子繪鄙也作贊幾於戲帝

君之事亦眇昧陰陽兩言是真諦

三教圖贊

三公伊何宣尼聃曇謂其旨趣轅北舟南以予觀之如首脊尾應時設教圓通不泥誰爲繪此三公一堂大海成冰一滴四方

四老圖贊

乘者鹿羊牛也而非車馬蒼頭奔奔然者有昂然之氣也而不稱平野四老者之偉而髯也或以爲商顏采芝之輩鴻飛冥冥矣而胡爲乎淺水平山將舍郊

而入郭等少年之游冶抑以爲應孝惠之招矣而未見馳漢廷之使者安得起留侯於九原而辨其玉之與瓦

四仙圖贊

色身不全謂非法器此虛言耳神光斷臂

鐵拐

又

是宜上昇爲神仙祖無罣礙心是活子牛

鍾離權

又

遍遊人間翁嘗見人人不見翁索翁以形

呂岩

又

當其騎驢不免尋覓今其下驢欲覓何物

張果

### 高皇帝像贊

上之巖也天高以覆耶下之豐也地載以厚耶掃孽胡而握漢統維斯之與味耶眉采耶目河耶唐與虞之後耶氏以朱耶金天氏之胄耶是爲我 聖祖高皇帝之面耶部耶

### 一品三公圖贊

漢官傳執取金吾烏示法戒遲師授以棗古人托喻似拙而巧誰爲繪此一品三公揆厥所喻意與古同君子得之允爲吉徵

鳴教出所藏郭畫一叟持玄物類石方長數寸

開口語又所携竹筐中植一小旛置道旁一

叟聽其語執冊肘若却避然令贊之

初觀二叟爲默爲語似有所授及諦觀之黝然以墮有物在手體玄守黑曰此真詮爲天地母是宜聽者委其陳編驚却其肘樹表於筐如賈用售則不可究

### 自書小像贊

吾生而肥。弱冠而羸。不勝衣。既立而復漸以肥。乃至於若斯圖之痴痴也。蓋年以歷。於知非。然則今日之癡癡。安知其不復羸羸。以庶幾於山澤之癯耶。而人又安得執斯圖以刻舟而守株。噫。龍耶。豬耶。鶴耶。鳧耶。蝶。栩栩耶。周。遽。遽耶。疇知其初耶。

又

以千工手。鑄一佛貌。泥範出冶。競誇已肖。付萬目觀。目有殊。照評亦隨之。與工同調。貌予多矣。歷知非年。工者目者。評者。清如前。偶兒在側。令師貌之。貌兒頗肖。

父肖可知。今肥昔羸。人謂癯勝。冶氏增銅器。敢不聽。商大公子像贊。

公子爲誰。特專葩經。雅志林壑。築室土城。授鄙以記。刻之貞珉。當始弱冠。面自鬢青。久矣。未面瞻圖之形。頰須。竹。朗。頰。姿。玉。晶。觀其所養。占其所成。

余東白贊

古濠劉公來牧我邑。授簡試予。予年十一。試予何所。余翁之宅。公侯大吏。借館於予。予訟下奴。執狀以須。當斯之時。東白未生。計東白世。乃翁之孫。翁既徂矣。

公亦仆矣，犬馬踰耄，倏且枯矣。東白都矣，令譽數矣。自越而西，聞東吳矣。植桐與焦，隨寓居矣。此君一日，何可無矣。懿哉東白，寧非夫矣。言念劉公，館公閣矣。屈指其歲，六十餘矣。贊圖而起，擲筆嗟矣。

宗侄像贊

色如芙蓉，兼兼頗鬚。入市而歸，投果滿車。四十如此，三十當何如。

又

此爲五十，須不可數。歸鴈夕霞，芙蓉秋浦。

又

六十之年，去五十近。相睽幾何，至不可認。矧再十齡，胡驀逢而不誰，何以問。

婁叟像贊

數年之前，令我書貌。頃復令書，覺微倍老。書儻再三，老應更倍。願叟百年，屢書屢繪。

吳君像贊

雙輔承顙，有物朗匝。笑語之間，林竹振頰。圖且改觀，况覩其真。未見有此美髭矣，而不樹勳名。

郁君小像贊

面天黥者

瓜。匏。白。肥。但。可。淹。沮。松。柏。多。鱗。乃。中。梁。柱。相。君。之。貌。  
安。得。不。去。彼。而。取。此。

書馬策之像贊

清。嘯。玄。談。惟。頤。是。助。辟。彼。林。竹。風。生。而。竅。怒。風。歇。竹。  
凝。儵。然。其。止。肅。然。其。理。良。亦。有。斐。然。則。靜。且。默。也。未。  
嘗。不。宜。於。頤。也。

范子小像贊

范家駒日千里卜新居近其止贈我雙魚尺羸咫

王子小像贊

相君之肥飽德於中所以不願人之膏粱古人有言  
有後於魯不果徵乎穀也豐下

傅子像贊

傅能畫梅復善琴

梅花一物也而君枝兩精之一出於毫一出於絲人  
貌君儀宜其爲瀟然之姿予遠而望之梅爲君也蒼  
然若樞株拘

柳生小像贊

都昌五子肖厥考元穀軀幹特短小軀則短小文其

藻。辟如馬氏有白眉。白眉用以別五常。短小亦用別弟兄。

許伯熙像贊

古人力道戰勝而肥。亦曰壯夫。其鬚如戟。彼貌像者。爲誰兼而有之。可以知其中之所得。迫而視之。吾所與士之林。文中虎。其貌古。其姓許。

草誦

并序

王懋新自剡携小草八九葉。縣於空中。凡五年。不甚叢生。而亦不死。暴烈日中。愈青暢相。

沿名仙草。予攘而得之。戲爲之誦。時酒酣。哭蕭女。臣作挽詩。故未句云。

青青之草。麗而匪麗。將歸五霜。彼知其幾。遇風而化。得羽之氣。豈河上丈人之神。爲造物者。蟲臂鼠肝之也。而零星於是。帶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是其夙世之能心。而今輪迴漂轉。適墮其習緣也。猶超然於空際乎。噫。人皆知不死者之爲不死矣。孰知死者之爲不死。而盍問之於吾友之蕭季乎。

題鳩



爾性何拙，何不能綢繆。而何爲好奪，山有喬木，木有  
垂蘿，爾不能取其皮而爲其窩，豈無陰雨時，取彼斧  
柯，爾喙之，嘴咀而爪之，爬羅上棟，下宇前梁，後楹，維  
鵠爲之，爾享其成，徒珍其頸，徒班其翎，豈不能潤屋  
而能潤身。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二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銘

諸銘文自情生，意自法古，然却居然大雅。

歛石硯銘

并序

出歛西門，步長橋，望黃山，羣峰插天，如劔戟，  
入門，就小肆，用錢二百五十，貨得此石，雲紋  
而寶，沙照日中，瑟瑟若東夷所鑿，屏扇然以

墨易膠稍乾爲磁吸鐵龍尾之佳者也時王仲房賞之曰轉博可得錢千五百久之歛客從獄中持歸爲余斲兩碁而復璞以來余將寄斲於吳而先銘之如左

市於歛歸於越復返於歛終來歸於越石耶能忘情耶銘於若虛斲於吳安保其終於吾人耶能有情耶

歛石硯銘

俱金星玄色

不食肉色故墨君子效之絕葷以養德不聚金布則星君子效之散財以發身

又

萇弘血老千年黜女媧割取三垣宿鉅橋撒粟一掬朽亭長左股晝不守雲興水泳龍夜吼

端石銘

端石之嘉曼墨有聲如蠡跋沙斯乃然耶翩翩公子夢筆生花

又

鸚鵡之眸有無不足求人且病眸爲石之疣

端石螭硯銘

領則燕而虎爲頭。匪則螭而鸚鵡爲之眸。彼飛而食肉。此飛而飲於流墨。卿耳何足以侯。

無眼端石銘

鸚鵡之目。偶端石。或取以驗真。或指以爲疾。我則不然。問果落墨。不落墨。

馬策之端研銘

寶端紫鸚鵡睛。此俗見。孰不能此端紫。乏鸚鵡。以塵喻麋。峴刀削玉。

又

小端稠墨。捷翡翠之削。金毫屢閣。而不染赭。難爲乎苦吟。

噐礮研銘

稠喻麋。一何捷。敗頰兎。猛於獵馬。善走必蹄齧。才難哉。

又

拔中山。吾女訝。猶勝彼。攻卽墨者。終歲而不能下。

鼎研銘

硯面圍徑尺。沼寸亦圍。而橫墮背之足極短。

背之日。鼎其腹。烏三足。雖蹲以馳。迅義。穀面之月。

喚啄沼勺水。鬼微復寸冰。電兮宛如胸面之雲。陰展  
典寸膚用以雨蒼生。

破膽磬銘

并序

家藏古白磁膽瓶。嘗採梅枝浸之。歷春夏花  
而實後破於冰。考其聲類泗濱嘉石。取其半

縣齋中銘曰破膽磬

膽之成。水入空。出以養其莖。日觀其色之榮。膽之冰。  
水出空。入以縣其傾。耳聞其聲之鏗。一出。一入。爲聲。  
爲色。見聞別。差妙性不忒。

刺匣銘

如鬼如帝。一物今達爾司。其滕操而不發。外貌則淺。  
實折其裏。古有藏名。其殆謂子。

篆櫝銘

嘻。吾何嘗不吏於茲世哉。塵以外吾悉得而主之。故  
置符無拘。陟黜也不時。故目亦不一。其除其所奏。記  
者始初之堂。關白者蓑笠之鄉。而一爲檄。召則維猿  
鶴之章。苟一用於塵內。朱數目而不揚。敢告爾櫝。庶  
謹其藏。

竹秘閣銘

大書縣臂、小則不能臂、濡於墨而漬於紙、何以異於  
夏月之蠅、不縣而縣、惟女勅、

又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蠅頭蚊脚、握中其管、閣以擊之、  
墨不流肘、刻竹爲閣、創驚妙手、妙手爲誰、應堯張叟、

書櫃銘

噫此古之所謂博學君子者與、歛而閉之、惟木扣而  
取之、惟欲入耳出口、小人之腹、

又

古人已死、君何讀、弗得其精、今何異、爾櫃、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記

蜀漢關侯祠記

文色蒼然

馬水口爲備胡要地舊以其任付守備比始用  
議設叅將一領卒三千人以鎮之謂遼東李君某爲  
今寧遠伯冢嗣世稱名將家子往鎮莫宜 詔曰可  
君至則一省關樞令貨趨集便卒需卒死無以

出已。鑑爲死者棺殮飯祝異時卒馬死王將得自補馬操其羸直公悉不然勞逸苦甘與卒共有既又節縮已奉度可搆塗乃顧視北門從萬山中得靈秀所作廈一區爲殿者二爲門者一竝足三楹兩廡翼之。斃蓋材工靡不緻好蠲卜時日奉蜀漢前將軍關侯象以居之歲時伏臘刱羊豕吹簫歌樂用以侑神已乃促騎抵燕迂予以來而以記屬予過君請曰何居君曰某不敏生而慕忠孝節義人而蜀侯爲最著歿而爲神又惟侯爲最靈。袁在遼從大人逐胡夢寐見

之若有所感。今茲門以北數程胡落也。予世受國恩爲國備亭障。止如孝子之奉慈親。卽有病癢宜無所不至。豈憑恃劑療遂廢禱于神祇。予應之曰。郅都在漢匈奴憚之。迨其歿也。爲偶以射竟莫能中。侯勇義朗映華夷。所嚴非郅都比矧生者有公輩。在胡如有知。寧敢望馬水發一矢耶。至於史所稱侯愛惜士卒。獨侮嫚士大夫。愚以爲卽使有之。特加於請昏之狡吳芳與士仁等之携貳。而不知彼三人者皆漢賊非可與語於士大夫。君旣惜士卒。至賓客賢豪。庶不

創屢虛左是真善學侯者君之祠侯宜莫宜於此  
某謹爲書曰祠始於某年月日越若干日而成費金  
若干董役者爲某官某

坐臥房記 簡致

凡人居一室之中晝則坐夜則臥坐則箕焉弓焉臥  
則蛇焉龍焉此夢覺之常耳人孰不然而青野子願  
作室而房之而名之而使予記之何居莊周有言夔  
憐虻虻憐蛇蛇憐風風憐日日憐心謂行者不如無  
行者之妙也行者動以形也無行者動以神也無形  
之動是之謂至動然則不必不行也不必行也而一  
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觀萬有通晝夜一夢覺而無不  
知不然其坐也箕焉弓焉而已矣其臥也蛇焉龍焉  
而已矣人皆能之而青野子何以之而名房哉

西施山書舍記

與長公凌虛臺記差近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若吳越春秋竝稱土城  
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  
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今近  
大道則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



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疎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遶其舍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畝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於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觴。然尚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且遷之一旦寥寥。

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於其間。或拾其墮釵於鋤掘。迨於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嗟。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於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願耶。伯子名濬。字景哲。

吾儒曰三才老曰三生萬物而冠之曰一生三三乃  
也則不立言矣卽一字且掃抹之矣而况於三乎乃  
其舉世界之中之外之諸有至於竭恒沙之數而不  
可殫卽隸首復典弧矢勾股操其法日百億聚其徒  
用其百億徒之指以礫碌奇偶而乘除之亦日且不  
給矣又何貴於萬與生萬者之三與生三者之一哉  
然則爲儒者將何居曰一非自能一也從無而有一  
也三非自能三也從無而有三也萬非自能萬也從  
無而有萬也辟之生人然一者始生祖也三者父也

萬者子與孫也孫孫子子相爲無窮也則上古未生  
人之前祖從何而生哉知此則爲儒者知所以居矣  
陳子起侯名汝元別號太一以小戴禮舉明經今爲  
文學於郡者抱美質外醇而中茂志淵以勤意不飲  
沾沾稅駕於小儒乃作館藏書動以博文靜以觀  
晝夜孜孜若有端倪命館曰函三記則屬余余憶  
三之說雖出於小戴註家乃昉於弄丸公之皇極  
世而弄丸公之於此也余莫得而闡其門又顧  
南青田及考亭五先生闡其門矣至其自檢亦

未得入其奧然而後之乘道權者往往以孔子  
卽五先生也而以數爲支流也則似稍稍微說乎  
公也則數之與道果孰爲左而孰爲右非闕其門  
未得若區區者所可幾也乃文學則必籌之熟矣  
余右所云無也者祖者非敢以虛無之無洞文學乃  
謂萬有本於無欲文學謹未發之中之謂也夫儒未  
三才者也一中立而天地位萬物育故子雲以爲非  
此則止於伎雖然寧有通天通地矣顧不能通人耶  
子雲亦謬儒矣周士季三氏大君子無所同也用所  
不同也將各各普於世者同也而一爲經一爲出者  
不同也

游五泄記

古峭

萬曆二年十一月廿有二日偕王岡吳系馬策往五  
泄初宿謝家橋明日雨山行驢不可負莫至楓橋驛  
君意令止焉明日其兄懷遠公驗來又明日飲懷遠  
罷入化城寺又明日陳君心學來又明日飲於陳君  
止焉又明日午始霽遂行兩宿而至五泄寺是爲五  
日遂登已而大霧窮宇內不見寸形渾若未聞

霽遂窮五泄下題名鑄寺之石鼓是夕雪明日午後  
霽往觀七十二峰攀捫裸厲陟自西潭以漲甚返又  
明日陟四泄之對岫觀四泄下飯於寺遂裝以歸  
響鍊紫閬長青三嶺日夕至洞巖寺飯罷已燈僧祖  
福縛炬請觀洞巖入至第三洞之鰲口洞故有外屏  
近爲占洞者所壞泥入壅鰲口返又明日黎飯復行  
入湖船一夕而至全家巉甫明踰兩小嶺午泛離渚  
日夕抵家是觀也洞巖奇於陰五泄奇於陽而七十  
二峰兩壁夾一壑時明時幽時曠時逼奇於陰陽之

間以余評之殆莫勝於五泄借物以形容之終不足  
蘇長公游白水佛跡山云山上瀑布三十仞雷輓電  
散未易名狀大略似項羽破章邯時庶幾近之矣是  
行也去來凡十有三日陸行三百里水行百三十里  
宿於駱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再倍於陳余  
墮驢者二越溪而溺者一濡者四五驢蹶於嶺者三  
諸子淖而跌者弗論也得詩二十首每作諸子必和  
之

前知府富順湯公紹恩之開三江也事具陶莊敘記  
中至於今五十年無以潦告者膠石以灰秣久而剝  
石因之亦少泐水日夜走鑄中顧有以旱告者矣其  
曆癸未宣城蕭君某以戶部郎中來知紹問俗所苦  
知而往視之得所以白其事於省諸大吏許之協其  
議於僚二三君令判府楊公某專其治而屬工於縣  
丞某出庫羨銀若干兩役夫若干人用冶錫室所泐  
竝發巨石凹凸其兩顛而規之凸以枕上流凹以銜  
舊甃匝包之令水不得越新包嚙舊甃銜之際冶鐵

爲小腰以錮之其於舊甃如車有輔如齒有唇倍壯  
且久君雨雪躬往幾月而成成以予同年也謬以記  
告曰無他以屬後也予嘗聞父老言始湯侯時以民  
苦潦甚故役三江及役而民又爭以病告此猶可委  
曰初不知利如此也而今則知之矣最可委又不遺  
曰湯費則課畝役則槩發丁也而今蕭侯費則庫羨  
役則民日子銀三分役兵兵嘗有顧則予二不課畝  
槩發丁矣而尚有以不便歸蕭侯若曩昔湯侯者則  
後之便蕭侯者安知不如今之便湯侯者耶始

難矣。開濬而啓不時則海畝者竊決塘竊則罪故海  
民謗開。無開則海魚入潮河魚出汝。開則否故內外  
漁通。開者謗開。他則宅是者謂開阻潮汐吐吞改水  
順逆。關廢興故宅是者亦謗開。夫謗烏足信也。而或  
者謂開啓閉故有準乃萬不可爽。爽有微甚則畝害  
亦視之。此其敝在掌費者。斬與私則然。其涸也則外  
漁賂以滯閉者則然。斯二者誠有之。非謗之類矣。噫  
此其貴亦可謂下之難調耶。夫造物之生人也勞矣。  
生而病則資醫。無醫猶無生也。故醫之勞與造者等。  
今開造者誰。湯侯也。醫者誰。蕭侯也。繼蕭侯而醫者  
知爲誰。勞則等也。醫之劑凡幾。窒泄於瓮一也。斬而  
滯啓賂而滯閉者痛砭針之二也。

西溪湖記 織悉

虞之爲縣壤高河水東下舊有湖曰西溪者當縣西  
南王畜水以備旱三鄉負郭之畝恒賴焉宋末李顯  
忠旣請其高者以牧福邸仍之遂盡田以庄湖始  
旱輒不登元尹林希元欲復之不果入明田既

則湖益不可復矣萬曆癸未夏旱知是邑者爲朱侯  
既合衆以禱乃更求長策得湖以請於府某公某若  
省及分省諸公竝得可遂復湖湖東起湖山麓北抵  
鄭家堡迤北以西至龍舌嘴前村之高阜南盡長港  
隄從而長得弓可九百二十七衛而廣損從者三之  
一周而度之爲丈者千七百五十二當湖爲田時計  
其畝可千六百二十六茲復田以湖宜仍抵湖以田  
也而夏蓋白馬三湖適得新括浮畝可五百有奇第  
都之區曰十二者括地復得隱畝九百餘二百直買

之以抵田而稅有隱羨於某所者若干括得之適相  
當復用以抵稅蓋二抵具而湖告復始果他若水道  
宜塞者塞之凡七所宜引以佐湖者引之凡三十有  
六所開之以瀦以泄坊一以表築室一以省責其成  
於里之正長畚鍤所及計高廣近遠而課之竝有差  
費取倉粟庸取募丁閱幾月而迄事是役也不勞民  
不耗公取浮修墜下相地紀上佐天時而中免夏畦  
之桔槔使吾虞千百年之久魃雖苛不能必饑與殍  
於吾民也是孰使之然哉衆謀記於予予謹記曰侯

名某字某某地人以某支干進士來知虞治廉平而  
興學獎士尤諄諄云

義塚記

代

言法而正

古者井田以養民亦鑿井以共飲而死徙無出鄉四  
井爲邑間有徙者徙是邑而已故易之井曰改邑不  
改井往來井井曰改曰往來者徙也曰井井者言徙  
而相恤彼井猶此井也易舉飲之井固卽耕之井矣  
夫有田以養何煩於客徙而不出邑又安有客而死  
者後世井廢而養窮則不得不取養於客客而不能

歸則不得不鬼於他方而燕爲多多矣而欲逐以營  
之如范式李勉其人則燕又爲少會稽白子受采義  
人也求鄉之老而賢者十人與飲誓醕而興曰殤劇  
矣盍塚諸然塚必自吾鄉與山陰始十老曰諾告而  
從者三百人得銀之兩千一百四十有奇買地逮宇  
齊化門之外六里曰崇南坊飭而塚焉其大可容其  
規可以久事旣迄白子以予嘗與聞也遂以記謁予  
蓋嘗讀周禮塚人而疑塚人之設若曰官出地以族  
墓國民有墓大夫以掌之則民宜無不葬者矣而



孟月令乃復有孟春塋時之政西伯之仁其使民  
死當必無憾而岐周之野又間值遺枯而僅幸以掩  
夫若此者豈古者墓大夫之葬特專爲不遠徙之農  
民而職業所拘有行貨行役於他方者猶不免於溝  
壑乃若西伯之掩而曰枯此則豈父尚未遷岐時之  
鬼耶夫王政亦何常要在隨時而補之以義墓大夫  
不足故補以埋齒岐之枯失於先故補以追掩國  
家所在有公塚以澤諸殤塚亦曰義初不虞客鬼之  
多如此也公塚而鞠故補以私徙則出鄉矣而死猶

似不出其鄉之井也予感且嘉焉故記成而置碑仍  
其名曰義塚他若塚多羨地與舍酌所息以需事特  
詳而尤善者隔女塚以別嫌籍地舍若工始末時若  
課工若諸創者助者貲者名氏若貲之等悉碑北

石頂浮圖記

代

詞思曉畫

始予之治新河也本以利農士相顧指形勝曰是且  
利我乃遂以新河口可浮圖請予復爲作浮圖於河  
口小市石頂梯者九觚而面者八高以尺計可二百  
所糜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率倚募不出帑一

而董之者爲某官某分而理之者爲某色人某山  
而監之者爲生某始壬午九月迄乙酉四月而浮圖  
成予嘗謂人處天地間而氣與之通氣有溫涼寒暑  
濁清忻慘和沴凡此諸祥與諸不祥竝從人口鼻  
孔榮於藏府乃始澆漱志慮儲於心胷而發揮於事  
業與飲食衣服功用大相等蓋一吞吐服習間而靈  
蠢係之故昔之人視山川城郭間氣有欲去而不留  
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投幣於井牽挽酒賓使復宴笑  
一堂不遂落莫蓋自樓觀亭臺以至改一檐蔭一樹

而浮圖則其最大者舉無非留之之具也氣留則爲  
諸祥氣不留則爲諸不祥故有疆域壤聯也而郡邑  
郊墟相去僅炊煙而風物人才不啻胡越者則所云  
吐吞者有以異之也留屬具使其而苟焉則猶無留  
舟之得水與其風也必帆而後駛帆大小同苟完缺  
異而駛亦因之矣浮圖從大江高石頂拔起二百尺  
觚八面而九椽之其爲帆之大且完也不已多乎今  
夫爲子弟者以疾告其父兄必先以療不已而至於  
請召史巫爲厭勝必且聽之不如是則猶爲有遺力

使堪輿氏舍其繆迂用此道以治山川城郭誰得而  
舍諸雖然此在父兄言則可也萬曆某年月日浙山  
陰某記

修郡衢記 簡拆

紹爲府領縣者八東南西三道縮錯而道於他府號  
最衝凡縣若他府有事於紹之府者輿馬與人蹄踵  
如織雷轢而杆鳴介然惟一衢乘之而際府治者爲  
甚故其圯也亦易於他衢北而霖則沃不霖則傾不  
特病於履於觀亦陋今庚午或有所之之請當其時

知府事者爲某州爲某推爲某成以爲比歲方饑卽  
衢矣必且勞民與其勞民寧陋觀而病履也而民之  
輩某某者相與謀曰三公明府以勞民而罷衢卽以  
毋庸於勞民而新衢者請可得也於是某等以其辭  
請諸公可之遂衢衢成計府以南止橋以東止閣之  
東踰若干步爲丈縱者若干橫者若干計石若干役  
工凡若干銀爲兩者若干銀所自出上自閣之太老  
若卿大夫士下至庶人凡若干出銀之等多至若干  
少亦不下若干蓋所謂毋庸於勞民而便厥履新厥

觀者也邑人某謹

長春祠記 踟躕掩映大有風容

歛之何君曰洪者其父翁諱某當嘉靖某年間買於  
杭得君最晚其後翁漸老君曰買不可已而養又不  
可違於是始買廬以迎翁遂世爲杭人既歿葬湖南  
之麓刻木爲祠甲子間君之仲子吳有疾大困禱醫  
勿驗會人口餘姚有徐叟水者能致神迎之永所致  
者神附筆以書自云純陽子輒賦詩詩曰三春柳外  
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窓香

雨濕春沙書已君誦詩知吳不可救已然時正冬而  
此云三春卽不救宜尚緩後六日吳死君懼復令永  
致純陽子問所以純陽子曰昨云三春三春者謂吳  
六日人也示矣王人不之省耳君大愕且痛哀其子  
純陽子因謂君曰死者不可救矣生福不可修耶吾  
爲爾號福修子且曰吾輩近亦厭壺嶠而欲少憩人  
間西湖之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墳墓在焉其爲吾卜  
築於此爾兩世祖皆吾仙籍中人故來以此相屬吾  
屬不可妄得也君稽首聽命於墓之麓卜日命工而

江真山中奠一閣左右夾之上構一亭飛梁墨石下復以室用備時享甃池澄深欄楯聯校雜樹鮮花奇禽響答儼然紫都始青之鄉凡所規摹悉出神意扁聯之畫亦並神書多至數百餘字悉皆瑰逸迥無埃塵始某年月日既成肖像以升凡列仙籍者自某位至某位十有幾人而君之祖某公若女祖仙姑與焉四時之祭品數有等直計工財糜金若干餘兩予始聞謂神仙方厭世而復索居於人初不甚信及是會何君於逆旅君飲我以酒道其事甚詳予觀何君信人也予雖不信茲事豈宜疑何君哉予嘗覽純陽子傳純陽子與人間來往事至多不足甚恠至王方平欲會麻姑豈無其所乃至飲食於蔡經家此猶曰誓耳若梓童真人令苟洙父子爲其作殿自扁曰霄霞自爲之記而復自書之其畫與文悉晉人名家筆也是孰能僞之哉今而後乃知世有忠信不琢之士如何君者雖神仙亦不得而遠之也如此然則今之記君宜請純陽子自爲之如洙父子然要當不下梓童真人而願使子凡近者爲之又何也

半禪庵記

此等叅微真與長公頡頏

人身具諸佛性。辟如海水。結諸業習。辟如海冰。當其  
水時。一水而已。安得有冰。及其冰時。雖則成冰。水性  
不滅。又如煉汞求朱。矯白爲赤。齊鉛作粉。熨白爲玄。  
變染而成。各有界畔。如由吳達越。必經錢塘。江心之  
際。吳越分矣。然東則投吳。還西則越。分無定形。際難  
剖趾。由斯以宣。半義舉矣。徽之休寧居士程希正甫  
家黃石潭上。大谷中萬松最深處。垣園百畝。名松逸  
園。裁勝構建。旣成八區。景聚心娛。莫不畢備。乃就半

山東茅以庵用旃檀肖大士及諸菩薩。栖其中。而題  
曰半禪。書其鄉王山人仲房園記以來。而摘庵記於  
予。予惟正甫爲人風雅。勻停根塵融會。所云半禪。將  
謂居士未離家緣。是則半俗。稍脫塵網。是則半禪。斯  
義諒爾。辟如塑像。工人以一石香屑。和一石土沙。而  
爲一佛香穢雜處。終不成半。又如鷺鷥學生。一頭東  
行。一頭西赴。不着一邊。大修之人。不若頓超諸緣。盡  
澄性海。則茲半俗。莫非半禪。舉茲將化未化之冰。悉  
還一水。無禪可半。何況半俗。鉛白汞赤。越東吳西。義

復如是。天池居士方墮無限俗中，有全禪契真諦，不妄爲作是記。儻書入石記，持向仲房古矜二長者參之。

呂氏始祖祠記

餘姚之有諸李，其一爲呂也。而呂之遷餘姚者，則自新昌始。蓋在趙宋有呂億者，仕某宗朝爲大理評事，扈蹕而南，遂家新昌。七傳而至鎌，鎌父某尚宋福邸官，郡馬當其時虜逼宋，且及戚畹，鎌始圖遷避之，不果。傳珙，珙傳貴，義虜果及而始遷上虞。之達，谿悅，餘

姚山水再遷，餘姚之新河於是。餘姚有呂氏，呂與李聲相近也。高皇帝新立，用法嚴當，貴義公世籍戶

口書，誤易呂以李，及覺而籍已上，欲請更不敢，貴義

用是缺然以終其身。及箕呼其子德玉，訣曰：吾死其

令呂氏子孫世世著姓，生則從李而已，沒仍呂。自鎌

至德玉，世修德聞於姚。自德玉幾傳而有今師相公

名本，以對策中。上旨甲第，歷翰林，自國子師拜相

佐。世皇帝致太平十有四年，辛酉夏，以太夫人憂

歸服，既闋，舉廢，追遠漶漫，一新顧謂冢子禮部君元

曰姚自始圖遷以來積德幾二百年而始集於我幸  
不墮其可以怠厥事女其更營之禮部君亟共命趨  
而拓舍旁地以祠四公自鎌至德玉治王以升又置  
田若干畝以給其屋儀物數登降之節悉如我 明  
集禮始某年某月日師相公樂觀其成扁其門曰呂  
氏遷姚始祖祠使來命某以詞曰予將劓諸牲石某  
再拜皇汗謹按呂世侯伯自夏封太岳周太公望封  
齊入漢以高后戚封侯者亦多至二十餘人而霸晚  
最顯其後子孫在魏有虔在唐有延之延之子有渭

渭之子有溫有公在石晉有琦在宋有蒙正有端端  
子山誠山誠子億實始新昌凡茲十一公一侯兩相  
上卿者四人侍從出守者視之噫盛矣然始衰於戚  
當二十侯時族矣而霸僅以禪免積千百家而後有  
文穆公蒙正正惠公端及鎌之圖遷也又以戚雖禍  
殊族然播越亦幾衰矣又積二百年而始有公其在  
三代則太岳太公望在宋則文穆正惠也功德在天  
下發祥在祖宗報之以祠孰曰不宜某遂頓首作詩

曰



周呂纘夏胙土於青祀岳煮海實惟神明迨於中不  
兩以戚故日中而彗亦世之數在漢不戚馴至霸度  
大起宋唐十有一賢惟賢伊何二相四卿他昔侍從  
代爲明臣自刻之居則爲宋戚再卜而遷乃居姚邑  
始陟於鎌積二百年又大於公師帝格天功德業業  
爲望爲岳其在宋室正惠文穆相公日噫荷茲景祺  
是不在我福山祖胚作祠於姚實專故址宏構拓基  
則自公始既卜四王川半以升春秋饗祭嗣歲肇興  
室宇物儀遵我王制族宗百口可謂日知檐角暈飛

江海之湄追遠歸厚式此孝思

石刻孔子像記

亦一證據

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曰偶考夫子象無髯惟家廟  
小影爲真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髯最近郎氏七修  
稿亦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盡矣今象夫子者多  
鬚而彼表獨不稱須可疑也意伯固所顧有據然予  
讀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輩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  
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頽似堯項類臯陶肩類子產然  
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

子笑曰形狀未也而曰似喪家之狗然哉噫吾夫子之然殆傷已往往於諸國君而往往不遇終無所投止四顧徘徊如喪其家者然也不遇則何補於東周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東門人乃親見夫子孔叢子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門子姑布子卿則善相人者竝不聿夫子則貌夫子者宜不聿韓昌黎肥而胡韓熙載癯而略鬚兩人皆諡文公姓又同繪事者亦兩相誤乃知人間事誤不少

烈婦姚氏記

代

他人屬事非不切實終如嚼

蠟每誦此文真有感歎

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二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縉縉父故權吏死而家益貧縉嗜酒失業閱四年并其妻自鬻於某宦家將挈以之京妻覺之恚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總孱吾夫族若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蒙嫌至此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紉其裙袂以自閉懷石沈河死

實下和豐坊界上去其居不百武其後緡竟以貧死  
無家且無後事遂不章唯明公仗節蒞浙急大體先  
教化所至郡邑錄忠孝貞廉之輩以風曉末俗無間  
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沈淪公覽書下其事於縣  
長吏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  
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表姚氏宅而緡先以  
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沈所以覆公報曰  
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久卽湮耳其記之以備作志者  
之采令君謹承公命來徵記某旣記其事如右因感  
之而嘆曰余老矣垂八十矣涉事頗不淺至每見旌  
婦人問之非某貴人之妻則曰某貴人母也雖未必  
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爲甚難  
而評乎旌者且眇之以爲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  
易矣曷風哉至如今姚氏舉則絕反是蓋受旌者得  
之爲甚易而評乎旌者重之爲甚難難之者風之也  
噫惜哉不意余老垂八十而復一見院臺邑長之善  
於風民若此也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以告

鎮海樓記

代

雋偉閑暢足稱大篇

鎮海樓相傳爲吳越王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  
臣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  
別志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  
樓 皇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  
書畫不祥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  
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 命總督直浙閩軍務  
開府於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其官某  
等謀復之人有以不惡病者予曰鎮海樓建當府城  
之中跨通衢截吳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

汐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村  
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  
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宛在吾掌股間高翥長  
騫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夷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  
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遊  
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悵然若失所  
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鐘  
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  
暑啓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

而一旦廢之。使民懵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全利  
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  
國珍時。求緩死於我。高皇猶知借鏐事以請。誠使  
今海上羣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所歎如珍之初詞。  
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  
職清海。微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母  
浚徵於民而務先以已。於是予與某官某某等捐於  
公者計銀凡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  
某年月日。計所構甃石爲門。上架樓樓基。疊石高若  
千丈。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級曲而達於樓。  
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礎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  
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  
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海上。予移師往討。日不暇。至  
於今五年。寇劇者禽來者遁。居者懼不敢來。海始晏  
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曰鎮海。

酬字堂記

黃花瘦石不妨幽致

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渭曰。是當記子爲我草草成。以  
進。公賞之曰。聞子久僑矣。趣召掌計廩銀之兩百有

二十爲秀才。盧涓謝侈不敢。公曰：我愧晉公子，於是  
交乃遂能愧。湜儻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  
薄矣。何侈爲？涓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橐中賣文物，  
如公數。買城南東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  
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巨畝，  
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笋迸雲。客至網魚燒笋，佐  
以落果。醉而詠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  
堂曰酬字。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得曹娥陪說風神自長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  
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  
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  
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

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鬪。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歎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呶嚶婉戀。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眇大江。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下僚也。動爲人所箝。儼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植性。歷千萬古而同一。

道。今其祠若廟。岐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伊昔孝娥。垂筭統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沈伏下僚。儼然長嘆。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我。何況邑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啓宇崇功。娥江之沚。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徐相公碑

事與鬼謀文疑史削

神姓徐名龍佛世鳳陽人宋端平三年三月十三日  
生當父官會稽學時嘗從道上拾雞卵服之得白

以鬪莫有敵者。父母憎其俠，遂去家爲縣獄長。未幾，改行讀書，歸事其父母，以孝聞。歿而爲神，至動人主。咸淳三年，詔封神，白衣頂聖人。明人爭奉之。天順成化間，再拓其居於故所稱學西鬪雞場所。至弘治初，乃有沈潤王世威事。潤曰：我嘗夜半膠舟淺水，鬼火螢遶，忽失楫，我迷怖號神，忽聞空雞，遂獲楫以歸。世威曰：我爲老人，隨祭南鎮，夜歸，忽一白衣告虎至，已而果赤虎至，我怖不能號，白衣詫虎去，翼我以歸。及別問爲誰，曰：老夫會稽學西徐姓者也。於是衆

益趨信，始請鄉先生陸建寧記於石，而獄有衆以祠神神之跡，顧漫不知也。某縣之六年始，刪定建寧記，復碑於此，而舉其義曰：今世之祠神者，固以神神也。至問其所以神神者何，則徒知曰：不神胡獲封於人？主又安能扶二男子於鬼窟虎口中，以予按建寧記，神之得爲神，與其得封，直云相傳耳。而二男子事亦僅出其口，有無不足據。又烏足以證神之神不神哉？獨鬪雞有場，則真非無據者。鬪雞而出於卵，腋卵腋而直從道上，無故獲之，此則真神者事耳。意當其時



用博用獄以自擲弄必有詫呼束縱於園場中絕音特異其禍福善淫可以動天而宰幽者端平成淳終神之世僅三十年正南渡兵時宜典籍之不備也今獄旣祠神卽不備不宜絕無所識卽識又不宜以無據者充也故予取於神卯而腋且拾者以存信爲作歌曰卯兮伏兮雌所臧兮拾且腋兮傑代羽以翼兮孰思其故而能得兮博幅幅兮戰靡比兮舍博而徒掌索纏兮生俠而雄歿而不可測兮遶園者棘兮彼稷稷兮儔善而寃儔慝而極兮

季先生祠堂碑

代

先生蚤聞新建致良知之旨旣浸溢懼後之學者目流而入於虛也乃欲身挽其救著書數百萬言大都精考索務實踐以究新建未發之緒四方之士從之游者數百人自筮仕至老且革無一日不孳孳問學者亦且數十年此其卓然以繼絕學覺來者爲已任而處心制行光明夷坦孝友忠信蓋卜諸鬼神鬼神許之質諸兒童兒童信之者矣間有稍疑之者謂先生當長沙時以嚴以涅爲人所彈詆罷罷而獨居

林著禮書將有所迎而希也。嗟乎是烏知先生哉。先生先人秉憲爲大夫家世祿先生知長沙爲太府罷歸者不兩紀身死幾不能殮骨且未寒而三子已寄舍於他人。涅者固如是乎。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菹苻之盡殺子大叔之不猛也。芟稂莠植嘉禾治何病於嚴哉。而况先生之或過於嚴也。又其壯年養猶未粹之時乎。當長沙之覲善當軸者以書畀先生。先生疑其薦已也。懷之不達及罷啓書果然始推官建寧會寧藩變先生提兵壁分水關院史以鄉試役

檄府長及先生先生移書并縮長令城守再三拒院檄勿往卽得罪勿顧若爲御史得謫則以慈壽太

后及肅皇帝兩宮故批逆鱗卽茲三事其所志不

在榮進也亦明矣拂之於顯然之章奏而顧迎且希於不可必達之故紙迎且希者固如是乎先生之學與行仕與處其懿美不可殫舉其大約爲人所疑與信則如此噫一疑之一信之彼從其疑我從其信亦足稱賢矣乃不得與槩無可信者一食於鄉之賢殆十有二年而先生存時往往語其徒曰吾子孫無

者而顯者之先吾所知也吾死慎勿隨世俗爲鄉賢  
舉與聞者咸志之常怏怏一日越中薦紳暨家大人  
以先生卽不樂於校未必不樂於社而祀於社又吾  
輩之力所易爲也議始倡和者嚮應郁穎上言遂撤  
已所居旁舍四楹徙置禹跡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  
所以祠先生陳按察鶴胡通叅朝臣奔走督率益力  
助貲者旣衆祠所需用旬日告成門以二重垣徑略  
備潔牲卜吉治予以升鼓吹道周國人喜躍以某職  
史也宜書某始見先生時未知學也旣稍從事於學

而先生則已歿歿而嘗追師之竊比於聶兵部事新  
建之義於是舉也誠快之書其敢辭考之古凡功德  
與言三立者有一焉則祀於國而今先生居其二焉  
黎乃口鄉先生釣於某水遊於某樹某丘其可指而  
樂者有三則宜祭於社而今先生獨苦於學其爲三  
可指而可樂者未嘗居其一顧不卽祀於國而亟祀  
於社也於法雖有遺亦從我之信以俟夫疑者之入  
而自信云爾於是謹書其舉事始終之歲月與爲之  
之人若先生之世曰祠始於萬曆二年三月之朔

十五日而成又越五日而主以入塢工者爲里人王  
煉先生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以進士在始推官石  
拜御史以謫歷縣佐長起爲禮部郎中再謫歷府佐  
止長沙知府他若助貲者例得書書於碑之陰爲作  
歌曰

修篁兮叢枝黃熊子兮招提湘潭兮牧長解佩組兮  
言歸依短寮兮長席載六籍兮以甲栖髡管毫兮杵  
杵惟以遺兮將來叶淹日月之逾幾靈冉冉其何之  
祠靈兮享靈匪他人兮吾儕叶靈之來兮總總挽北

斗兮乘箕中參差兮延佇勞騁望兮何如

知清豐沈公祠碑

代高  
督學

後傳較勝此文

贈光祿少卿沈公鍊嘉靖中以進士知溧陽與御史  
爭可否再調補清豐凡十年稍遷錦衣衛經歷會虜  
入古北口逼都城時 肅皇帝久居西宮至是特視  
朝且 詔下百官議衆莫敢聲獨趙公貞吉一開口  
公輒和之觸諱忌已而上書請兵二萬人願自效虜  
退會大風霾公又上書詆分宜直甚乃得罪杖闕下  
徙置保安既至則益結豪賢爲禦虜計虜蹂大同塞

臣敗績則割漢首以上倖贖公移書詆之又作射虎  
行籌邊賦及諸謠詞以彈激風刺稍稍聞京師分宜  
若塞臣畏且銜之其後又削木爲檜象令決耦射中  
則舉觥相賞啣值饑則又散已財粟活殍以千計將  
卒割漢首公得之斃杖下者復數人於是遠近無不  
頌公真忠氣益坊齒分宜黨黨爲計日深公由此遂  
遇禍不數年黨敗 莊皇帝下詔錄舊忠公得贈與  
賚而後公知清豐者相繼爲某某因邑人意後先經  
營相與祠公於故唐南將軍霖雲祠畔後若干年某

奉命以御史督學北畿至清豐吏士相率以記屬僉  
曰光祿之死事於曩昔也雖以勁然治茲邑實有惠  
愛於民且公鄉人也敢以書請予喟然曰西國之刃  
其鋒之銛至斷犀兕然人得環之則遠指也等於章  
今夫忠愛一道也於民則爲愛於君則爲忠愛柔而  
忠剛視用之而已矣柔於邑而剛於廷公真能審所  
用哉公三仕爲縣其治愛多不能悉錄錄其大槩如  
此至公爲士以文名吾浙中然文主於雄藻類西京  
其居常以孝弟節義爲經而稍喜俠以故每事必勇

鄉人至今談之猶凜凜若生云詩曰  
韋緩弦急各專所長水柔火烈不能相通鷄翔蓬蒿  
鵬搏蒼蒼莊周所短智效一鄉於惟沈公知柔知剛  
方其作宰用寬斥嚴如牧而笠求芻飽羊及其在廷  
掣條以揚搏擊惡鳥則爲蒼鷹等爲令耳一弛一張  
式矜小鮮或借尚方柔可遠指勁不留行我儀圖之  
西國之鋼公死國事論定棺蓋鄉里垣塞祀公者再  
清豐之祠則以遺愛豈偶然哉宜南也對

龐公碑文

代

序述無一雜語

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行兩役法籍縣民爲十年而  
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中長各十人以傾之令  
民按丁若田五年而卒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在坊  
者王安在里者主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  
縣庭審諸役曰均徭歲環遞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  
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饗所云甲首錢有一貧  
男子出白金至四五兩者卽富家按田而率有如私  
滿千出金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徃徃以錢累  
其長其富者不免於詭其畝半其輸與例得蠲丁者

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驛庫或捕鹽諸役其在榜中願直役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搜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里役貧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立破碎於是每當書榜則老胥黠長有朝持空手暮金滿囊者與詭輪相唇齒而民之病極矣南海龐公舊爲御史來按浙其所因革予奪悉匪故常知前兩役爲病旣大且久乃一破其法如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顧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土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十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並

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諸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名一條鞭又刻帖人給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徭富者不入驛庫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輸僅若干錢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役以自殖蓋自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櫃檐而食者亦重去其上閭閻熙熙畧始甦息然亦旣十餘年矣諸父老子弟乃始醵金買屋以祠公而屬石上言於于何晚耶詰之則相顧以對曰公亦知永州事乎

柳大夫將奪蔣氏之蛇而復其賦。蔣氏出涕汪然者以蛇之毒人不若賦法之毒人甚也。龐公易兩役爲一條鞭。是出我水火加之衽席。今也聞且將奪我衽席而復之水火。其毒於蛇也倍幾。予曰誠若是則父老等之言衆言也。予言者一人之言也。衆言也者能致於聞者也。予一人言也而又言於石是不能致於聞者也。諸父老更進曰。悉父母之病者醫藥不已也。而兼事於禱祠。甚則且糜股上肉。又安問禱祠。不如醫藥哉。噫是亦可哀也已。予亦何容於喙。公名尚鵬字

少南廣之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今爲副都御史

劉公去思碑

嶺秀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以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也。且鬼匿而狐姦者百出而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強弱倒置。淳黠無所別。書史起而陰把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譏興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



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足以起敕而完補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欲不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真若止水。鬚眉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卽有魑魅魍魎。亦夔夔睢睢。畢露而不可逃。其折而低。叩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蹙而入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間。帖帖若無事。而史胥輿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攫民一錢一粟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以縣多姦猾。陶能摘而發之。旣去吏民思之。復作歌曰。悒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今侯之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祠而碑之。而屬書於子。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圯。侯新之。不令勞且費於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短。視田業而責之。王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皆教與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圯堤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不獵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己出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急於名。此更難。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五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悲憤激蕩故其本色

青霞君者姓沈名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君生而以奇  
驚一世始補府學生以文奇汪公文盛以提學副使  
校浙士得君文驚絕謂爲異人拔居第一嘉靖辛卯  
遂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溧陽以政奇御史

卒得詆徙在平再徙清豐已乃擢經歷錦衣衛以諫  
奇庚戌冬虜入古北口抄騎至都城大殺掠時  
先帝倉卒集羣臣議於廷大官以百十計率媵嫗不  
敢出一語君獨與司業趙公貞吉歷階抵掌相倡和  
慷慨論時事嚴氏黨執格之君遂坑聲詆嚴氏父子  
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良涿以西護 陵寢遮虜騎  
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行無便不報無何又上疏  
直詆嚴氏十罪有 詔廷杖君五十削官徙保安爲  
布衣以懃竒當是時君懷憤之日久而忠不信於主

上乃削木爲宋丞相檜象日莫射楫之隨事觸景爲  
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罵訶姦諛懷忠主上也當  
是時邊人苦虜殘掠而楊順者方握符鎮宣大虜殺  
人如麻順不敢發一矢虜退則削漢級以虜首功上  
君飛書入轅門數順罪順痛忌之承嚴氏旨日夜竒  
構君及甲寅虜復寇大同右衛順計不出前轍君飛  
書益急而君在邊久嘗思結客以破虜或散金募土  
人豪宕者爲城守保安饑又散金市遠粟粥僧舍活  
萬餘人順謂諸事非放逐臣所宜爲可以叛構君遂

與御史巡宣大者路楷會疏入告君叛狀嚴氏父子  
從中下其事棄君宣府市連坐死者五人既又馳捕  
其長子襄械抵宣府杖繫糜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  
來疏上有 詔速順楷襄得免戍時丁巳秋月也

先帝始再聽諫臣鄒公應龍林公閏等說悟向者嚴  
氏姦罔斬世蕃西市奪尚官籍其家再踰年而 先  
帝崩遺 詔錄嘉靖以來以言事得罪者君得贈光  
祿寺少卿蔭子一人 今上立一年襄復疏父冤順  
楷坐死 上感君慙爲制文命省臣祭其墓

外史徐渭曰余讀離騷及閱青霞君塞下所著鳴劍  
小言集籌邊賦扼腕流涕而嘆曰甚矣君之似屈原  
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憤等死耳而酷不酷異焉雖  
然死不酷無以表烈忠今夫干將缺且折其所擊必  
巨堅也君結髮廬越山至入仕至故居塞垣其特音  
行多甚言之人無不駭心墮膽者然其要卒歸於孝  
忠君少時君父翁睽其室走京帥誓終焉其後君舉  
於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爲供具長跼請歸其父翁哀  
痛慟號路人無不灑泣者父翁遂感動亟命駕歸

嫗相歡如初跡君所爲孝如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嘗至京師過君故舍舍旁人爲余道沈大夫盛時車騎集門如流水及禍起門可張雀羅所不去者永嘉張尚寶遜業鄉人胡通政朝臣耳然兩公者卒以此得禍悲夫宋玉爲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魂余於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徙居塞垣時余直寄所愴詩一篇愧宋玉矣

### 白母傳

國史有藉之文

白母者山陰某里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弱母爲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宜知縣母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折銀尚數千兩鄰境有因饑而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劫取之縣固無城郭寇倉卒將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旣棄箸走匿他所母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遷公別室埋其銀汚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俟賊賊至則陽爲好語相勞苦益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其間用是後稍捕得之未幾公竟以病死於縣先是縣阻江水

一方舟渡人多爭溺死者母勸公爲浮梁以濟而公之政治有恩惠又大畧時出母之意母之賢旣已聞縣中至是喪公而歸也民哭聲溢郊野其婦人載柩哭以送者途相次如魚鱗母都一毫無所取以歸時年若干矣歸若干年而後卒其始歸時獨閉門謝外事修飾謹慎以率先其帷中教子孫使治行誼里中人賢母亦如其在分宜也至其末年皓首時乃始聽鄰人諸族戚之請爲之決疑難斷不平有不訟於官而謀於母者卽桀猾母一言冰解而獸伏於是府若兩縣學諸生數百人以母走告知府湯公公令榜其門時母已老就枕席至榜日獨呼其孫憲令起沐浴更衣坐堂中益遍召其諸子孫使來前榜聲絕而母逝矣

論曰古今稱節婦貞女者多矣兼才與智而有之唯孫翊妻徐氏耳紆緩圖之而乘時以亟發殆兵家所謂曠弩發機者與然徐旣許覽以昏則可延日時得自爲謀有兩故將可召則可與共事未聞以文吏婦與其家衆數人阻百餘創起之寇於呼吸之間

金徒病男子假冠服出所藏又默識其所欲與若母之敏給而奇者也假令母與羽之妻不爲婦人在今日得提數萬之衆以與閩越東夷之寇相從事其所謂敏給而奇者又不知何如也余於斯重有感焉母之曾孫賁數爲余道母事且曰母死時出其篋中所計族人婚姻巾括衰帶至麻縷繫綴之細無不具其他物稱是子孫男婦人哭泣成禮而已噫觀於斯而母之慎密計深遠又如是哉

王君傳

黠次詩刊

吾友王君諱某字某卒之又明年其子府學生某以葬其考時缺志銘懼遂殞歿其素也乃書狀來請傳余讀已喟然者久之夫以上君少穎敏苦學未弱冠以儒充試一不售乃爲生於府學中便廩食其後試有司無一第不高等且聞甲諸同學生百里之外累糶而趨學者無一不就王先生塾乃弛擔如是且三十年數奇矣然猶以貢拔此人能知之某亦能言之者至其以文受知一府公府公憐其貧頗風之人持百金爲壽請府事而君不爲動先是又一他府公

授一鄉翰林托令簡壻以屬君君對曰某薄命業已約婦無以承使君厚惠府公復翰林戲舉舊事曰事不諧矣此雖人人未必盡知之然某猶能言之也至君以一經教弟子致束修若糜食準銅錢以個計可百萬乃悉以同諸弟喻者教之暇者食之終其身爲一宴人此則人或知之生君未嘗言之死某亦不得言之者也今夫身至大官錙盈藏乃嫂叔矜樓鋤兄弟以故業而鬪者豈少哉噫可傳已君有膽量嘗讀書山中雷破廬木弗怖多鬼稍來弄人弗迷白晳面

滿月應法匪特文當顯也而竟止此命也夫論曰懋新君雖宴然喜植花木畜魚於盆池買古書帖及名人畫滿篋笥數俎銜杯喜翩翩也卽爲舉子業然亦時爲詩及好人爲詩城中大家治園池不少友人中爲詩者亦徃徃有之然予不數過也而特數過君君之辦景豈真過富人哉而乃今則已矣楚周曰自惠子死無以發吾言也

彭應時小傳

言簡却有氣韻

彭應時山陰人始以文敏爲生員旣以狹敗乃



武科爲鎮撫又以亢被黜家居困鬱甚久之都知  
史王公杼來鎮浙知其材檄使練士會參將盧鏗自  
松江擊走蕭顯公令應時截諸海塘乍浦爲賊所捲  
乃奮鬪被鎗墮馬死死之時猶恠罵其馬前卒促使  
已脫身走者應時性聰敏能詩文材力武技一時蓋  
鄉里中而馳射尤妙幾於穿葉少年時使氣人莫敢  
忤至是善撫士卒士卒且樂爲之用而竟以敗死命  
也夫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六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七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公誌銘跌宕多風生色堪把今

之名家所謂象龍刻鳳雖美不情

君諱陞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  
保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  
秩總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

君與按察經歷陽君爲人如出冶劍少卽露鋒銛師  
叅議胡公某某數睨以語人君時尚窶其伯父秦無  
子嘗提千金產欲後君君謝去人竒之無何果以賈  
數致千金歸則踈進其尊人恣所以旣又澤其宗連  
若窶舊故必遍且歲襲了不見厭倦時於是自家至  
燕齊數千里內皆知高顓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  
復善料有急輒投君益爲營且費徃徃傾囊然至貴  
游或黠少年有所挾者欲出其一銖於匱不得也晚  
尤好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一裁於義時召客把顓

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颯集庠日忠孝人遇災禍輒  
攬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驢度居庸馳保安  
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匣中猶睛睽睽若果  
核意以酬舊逋君笑曰沈大夫仕荏平清豐時當吾  
賈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雪沒頸來  
取金耶擲不顧去大抵君所爲皆此類也君敏絕素  
解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字人恠之  
君曰辟諸山川挹其秀止耳何用採掇爲及繫君每  
人餉我必日仄而唏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

君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今葬也  
諸子來告曰今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  
告所曰荻埠告銘曰先生幸銘之予以罪不可某君  
涕曰君志也余亦遂涕以銘銘曰  
馳雪寒哭霜臣擲狸睛眇蚨緡過我之日兮風伐木  
樸兮檄爾兮孰

蕭女臣墓誌銘

吾友雲萊子蕭女臣翊年三十九而死葬未有誌銘  
其父老而諸孤幼且貧亦不知爲其父請乞而諸友  
則數屬渭久之渭追誌母兄妻而女臣於渭好兄弟  
也因誌女臣女臣生而瘠峻捷輕步履如飛性絕聰  
明亦絕疎落鹵莽薄世俗有物外想年十六七時其  
叔提學副使公諱鳴鳳者深愛之歲具衣食令就渭  
家同學於師女臣心不喜舉業獨喜秦漢古文老莊  
諸子仙釋經錄及古書法以故楷甚精摹十數種死  
後爭得之率丈尺金數兩其於諸古文仙釋則不求  
甚解獨心竊好之嘗從師季長沙公訪周江郎山人  
與渭過宿北菴上人之所從玉芝師者歸則翩翩然

欲飛去晚尤喜與人飲。詭每自其贅婦錢塘朱家。其家中梅踵不旋輒走。渭所寓禹蹟寺中。與諸所好同席枕。或累數月無日不痛飲。眇世事感慨。自集病且劇。猶臥寺中。渭與葉子肅侍之。月餘而始歸。中梅馬女臣既貧而性復好施與。又不事生業。獨守一弟子員。心益厭苦之。或爲人師所得。僅資一歲。至是又亡其妻。用是以窮愁死。而人不知見其外。終曠蕩於。是盡歸罪於酒與色矣。子五人皆穉。小始而寄散。養長大者。今始歸焉。女臣以其年月日死。訃至。渭哭寺中。幾絕。以其年月日葬。某所不給。渭與某稍會。歛以遺銘曰。

枕耶席寺。禹蹟欲與君共之。今可得耶。

吳孝子墓誌銘

孝子吳翁諱濂。字溯源。號素齋。世居山陰利樂村。始祖翁唐大。中間以高節賜號文簡先生。其子蓋徙諸暨入。明至贍。後家山陰。贍子臯。徙清道里。臯子俊。娶平。當成化十有八年。月日俱十一也。而孝子生。生十歲。輒抱書以數言。活父御史臺中人。青之。及長。

身表俗務厚人道嘗淪肱劑父病父死侍母寢足不  
至閨闈冬煥衾幾四十年如一日先是妻陸暴死舍  
卒請母木以殮覺母少色忤遽徹妻喪治母木廬火  
翁以構忘母辰一弗壽遂終身不令家壽已至是翁  
年八十矣道父母生時事尚徃徃作嬰兒啼其於人  
好解劇紛里中事行止必曰吳孝子任否人藉以爲  
瞻云子曰鳳陽籍諸生以俠坐誣死孫系綬紳屬銘  
予辭以繫至再輿石入遂書銘曰

庭中有翁不弛其親座中有翁坐客盡驚今其徃矣  
巷無居人蓋美不勝書也吾取其大者以銘

嫡母苗宜人墓誌銘

敘保愛處憤感自不能

言一銘痛絕

宜人姓苗氏雲南澂江府江川縣之里人也父某公  
諱有文雲南府廣狼衛百戶某之弟爲澂江府諸生  
美丰姿性聰敏善琴娶左衛人女褚氏太君生宜人  
有文公年二十一病死時渭府君已舉於貴久之始  
拜巨津知州抵滇陽驛所與俱童宜人旣道病死殯  
雲南之歸化寺中而巨津故隸麗江土官府不可居

時王先生之尊公諱理者適爲兵備僉事按雲南於  
府君爲中表兄弟乃始檄府君歷攝嵩明鎮南路南  
江川祿豐三泊諸州縣而時以長兄淮取俸於麗道  
遇宜人侄佐旅語及宜人府君稍以媒往不入其後  
府君攝江川佐又爲太君訟其母家負嫁時所與田  
德府君而太君母范有妹夫楊武者家雲南爲千戶  
徙太君與宜人其家楊旣富人公復有屯田在嵩明  
屬其稅於府君因憶往年佐所及宜人事遂成之宜  
人乃歸府君宜人寡六年而有佐語又六年而嫁其

始以守自誓欲不嫁太君又憤其宗人當始嫁宜人  
時利壻家財縱嫁亦不令其在鄉令更利謂府君征  
那大功當遷轉其地又家籍近在貴故不難之及嫁  
未踰月倉卒赴夔州太君乃嚙宜人臂以別故其當  
府君仕及解官歸卽已戀太君稍不樂府君下世益  
厭其長子婦宗親人及越之風物迨後家零落舊使  
侍悉散去又日夜課望涓用是以鬱憤死然心未嘗  
一日不痛念太君死之夕亦嚙涓臂以決而命火其  
骨歸太君鄉實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九以某年月

日合府君葬焉。宜人性絕敏，畧知書，其持身嚴毅，事重內外，莫不敬憚。其描寫，如醜爲世女師，其才略，酬應畜釀，種植出入，籌策駁辨，禁持則宗戚子婦賓客，塾師老牙，嫗悍奴婢，靡不失氣。其保愛教訓，渭則窮百變，致百物，散數百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盡。渭粉百身莫報也。數欲携渭走其鄉，謁太君，時節且莫數爲渭道，其鄉親故，變遷景物，風俗，宛在渭目前。前至太君，必慟哭乃已。又數疑太君或已死，不得一見，而宜人死時，太君乃友在江川，養其侄某家，時兄潞去家，往貴至，應雲南省試，尚得見之，而宜人不得聞也。痛哉！渭旣以宜人寶，渭事多不可述，而哀宜人，生死終孤羈，且痛母太君也。故誌所履，特詳，而收涕以銘之。銘曰：

菟欲往兮，奈兒在此。菟欲留兮，奈母在彼。愛母與兒孰少，孰多。菟不可以去，留傷如之何。

伯兄墓誌銘

兄諱淮，字文東，號鶴石山人。渭父之長男，先嫡母，宜人所出也。始父兩爲守於滇蜀，兄俱隨父歸。兄

爲客遊足幾遍天下所不至秦晉閩桂林而已喜  
踰燒丹又喜施貸貸或十百金不責券人徃徃負之  
亦不改以故漸散其貲數千金殆盡涓少依繼母苗  
宜人宜人死依兄兄視之如已子時或以兄無子令  
改卜先人墓地師曰是利末支兄曰令弟有子足矣  
然兄終無子始兄嗜丹術性復散宕不內戀如有待  
於兄弟中乃始盡舍其家室益遍遊名山嶽庶幾一  
遇神仙焉而卒不得其客遊則多在湖州間所更嘗  
廣破舟瞿塘峽中得不死每涉錢塘過楊子呂梁值

風怒人失色祈神鬼兄曰溝耳人相傳以爲笑然性  
古直不逆詐沈毅寡言笑有長者風世所稱真可托  
妻子里中兄一人而已生弘治某年月日死嘉靖某  
年月日年五十四死之前一月猶與故扶溝知縣零  
陵蔣先生者鑄鼎稽山中蔣一徃東陽及再來而哭  
兄於寢矣以某年月日葬父母側合嫂楊銘曰  
兄所志弟所知歷名山仙與期其鬼雖葬於此其鬼  
氣則無不之

仲兄墓誌銘

誌似悲蹙合銘讀之知其情之



兄諱潞字文邦長兄淮同母弟也始與長兄俱隨父  
任滇蜀間後歸補府諸生考輒不利私念父昔以貴  
州龍里衛戎籍鄉舉而隨父官滇時嘗記姓名於衛  
學於是一旦挈嫂氏往入衛學考輒第一衛諸生忌  
之相鼓告詐冒其後場中文已中選拆糊名竟以是  
避忌落榜後三年丁繼母苗宜人憂迄庚子復得應  
試而布政使職提調者故紹興知府洪公也素忘分  
日與兄銜杯心注焉而兄竟以痢昇歸衛追唱名人  
諸生驚問徐生安在令卒遍號之城中之城而兄竟以是

病死死年纔四十於乎兄亦勤矣兄在家煦煦一公  
子耳乃因困發憤舍其貲走萬里道與僮僕食糲衣  
麤入洞箐穴虎處取穀息於蠻子而嫂則自釀酒漉  
菽爲腐或爲人縫刺以自給於乎兄亦勤矣兄性聰  
明純厚善諧俗其去之衛學益進都御史陳公討叛  
土官阿向久不克上策一篇大奇之立簪花袒絳纈  
給筆墨札其後稍爲古詩文而衛固少文故自撫按  
大吏以下至百戶軍人家靡不敬藉兄然俗獷悍少  
焉輒忘其好或拳歐而吾宗人爲甚兄生弘治某年

丹日去家若干年死時嫂童氏火之拾其骨以歸  
父旁無子始兄將去筮之得離之九四人至是以爲  
驗銘曰  
父入虎穴得虎子其子從之焚如死同所行異所止  
命也夫

亡妻潘墓誌銘

文色生動

君姓潘氏生無名字死而涓追有之以其介似涓也  
名似字介君介君慧而樸廉不嫉忌從其父官於陽  
江時時拾無所記詰之錢銀以還其繼母涓贅其家

者六年終不私取其家之付藏者一縷以與涓父自  
陽江陞趙王府奉祀還過梅嶺開匣取十金與之戒  
勿泄於母介君怯焉卽以投於兄與涓正言必擇而  
後發恐涓猜蹈所諱生時處繼母及繼母之弟妹若  
宗親僮僕婦女婢始終無不歡死無不憐之者生子  
一名枚娠時夢月及產頑然笑謂涓曰無異也介君  
始病瘵產而病益加踰年而死死之前數日有嫗入  
自後戶犬逼之躍積稻中不見死後月餘而家之  
頭夜網魚歸洎門忽墮水起而懵然有神馮焉

言笑悉介君也。道生時事哭泣悲。兒子責無禮於其所親。某介君生嘉靖某年月日。某年月日死。其家年纔十九。以某年月日歸其柩。葬舅姑側。去可三丈許。銘曰。  
生而贅其夫。死而不識其姑。女雖慧。竟悵然其踣。躄生而綴其珮。死而歸於其妹。女則廉。竟釋然而勿。慙生則短而死。則長。女其待我於松柏之陽。

自爲墓誌銘

悲咤語傷。竟動鬼。

山陰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旣而有慕於

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宗。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生九歲。已能習爲干祿文。字曠棄者十餘年。及悔學。又志迂濶。務博綜。取經史諸家。雖瑣至稗小。妄意窮極。每一思廢寢食。覽則目譜滿席間。故今齒垂四十五矣。藉於學宮者二十有六年。食於二十人中者十有三年。舉於鄉者八。而不售。人且爭笑之。而已不爲動。洋洋居窮巷。就教者

儲糲粟者十年。一旦爲少保胡公羅致幕府。與文  
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使折簡以招。臥不起。人爭  
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嘗者  
蓋兩期。贈金以數百計。食魚而居廬。人爭榮而安之。  
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謂渭文士且操潔。  
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  
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  
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干耻。詬介穢。廉雖斷頭。不  
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

日至無以葬。獨餘書數千卷。浮磬二研。劔圖畫數其  
所著詩。若文若干篇而已。劔畫先託市於鄉人某。遺  
命促之。以資葬。著稿先爲友人某持去。渭嘗曰。余讀  
旁書。自謂別有得於首楞嚴莊周列禦寇。若黃帝素  
問諸編。儻假以歲月。更用繹紬。當盡斥諸註者。繆戾  
標其旨。以示後人。而於素問一書。尤自信而深奇。將  
以比歲昏子婦。遂以母養付之。得盡遊名山。起僵仆  
迹。外物而今已矣。渭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  
斯言蓋不妄者。初字文清。改文長生。正德辛巳二月

四日夔州府同知諱總庶子也生百日而公卒妻於  
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而夫人卒依於伯兄諱淮  
者六年爲嘉靖庚子始藉於學試於鄉蹶贅於潘婦  
翁簿也地屬廣陽江隨之客嶺外者二年歸又二年  
夏伯兄死冬訟失其死業又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  
僦居始立學又十年冬客於幕凡五年罷又四年而  
死爲嘉靖乙丑某月日男子二潘出曰枚繼出曰杜  
纔四歲其祖系散見先公大人志中不書葬之所爲  
山陰木柵其日月不知也亦不書銘曰

杼全嬰疾完亮可以無死死傷諒兢兢繫固允收豈可  
以無生生何憑畏溺而投早啣滑旣髡而刺遲憐融  
孔微服箕佯狂三復蒸民愧彼旣明

墓表

陳山人墓表

募山人高姿濶視處筆餘恢氣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爲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  
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某  
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  
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顧以葬事阻湖之行又以

余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  
幾稱知己於山人也顧且令予表山人墓而柳君所  
爲狀亦束不使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母安取  
於知吾翁哉噫都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  
山人者豈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  
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不可山人生而穎悟絕羣年  
十餘已知好古買竒帙名帖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  
以例襲其祖翁某軍功所得官官故百戶也山人固  
不喜握鞭韞弓矢以自匿其芒角負平生一旦鬱鬱

得竒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爲醫久之洞其旨  
則自爲診藥凡七年而病愈愈而棄其故所授官着  
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竒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  
其仙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甥蕭家酒酣言浴  
山人爲起舞也而復坐歌嘯諧謔一座盡傾自是數  
過山人家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儒行玄  
釋凌跨恢弘旣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爲古詩  
文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旣已闢出  
己意工贍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歎越曲綠

釋梵巫史祝呪權歌菱唱伐木輓石雉辭儺逐侏儒  
伶倡萬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闔籌稗官小說與  
切四方之語言樂師矇瞍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興至  
身親爲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  
盡一時豪賢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  
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爲幸雖遠在滇蜀亦  
時有至者仰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  
人又喜拔窮士士或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  
豪貴人每值山人飲旅者行者舉爵持俎載筆素以

進山人則振髯握管頃臾爲一擲累幅或數十丈各  
愜其所乞而後止而徃復箋札援辭去留目營心記  
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說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雜陳  
燦然畢舉於是軒蓋益集省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  
銜命之使有未見鄉縉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臥未  
起或時就榻見之諸公旣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  
指顧自如雄談濶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願內  
交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乃一徃金  
陵客四年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

造尚書顧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  
相結而今之殮山人而哭盡哀者爲尚書孫公官又  
皆禮部豈山人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嗟哉山人  
之配爲胡安人先山人幾年卒故千戶胡公女也公  
性方嚴無子教其女如子以故安人賢且才率能給  
山人取山人雖外豪宕然事父母至抑畏處諸弟若  
女兄弟至和愛周貧乏不問有無至於宴客無虛夜  
調飲食紉巾服皆時時出新巧安人無不佐之隨事  
立辦於是山人內成孝友外益得肆其抱以驚一世

故予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諸貴游似東方朔才敏似  
劉穆之其爲瑣細藝劇忽整衣幘談理道辨世務又  
大類曹植見許淳事然穆之史載其妻截髮爲食飲  
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見而朔數買長安女未  
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又意甚驩也此亦與山  
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山人百所能真若海嶼  
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山人獨兼之此所謂天  
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予寡陋謂其智  
盡知山人耶故予略述其所可知者以復都君之前



都君當朝奠以予表。若柳君狀竝告於山人。脫稍相異同。山人當自知之也。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行狀

呂尚書行狀

詮次雅悉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前巡撫雲南兵部尚書兼  
右都御史新昌呂公歿之四年而某奉 璽書還自  
楚公之子國子君某來以公行狀告再拜俯興涕不  
可止曰某翁與若翁公所悉也不腆先人之遺幣若

小子日所紀與諸宗之年所譜者敢以干噫夫君子  
之於豪賢也不幸而不身當其世與其人則讀其書  
想見其行事至有願爲之執鞭若子長之於平仲者  
故特爲之傳管晏矧生而身當其世幸與其父兄共  
挹其波承其風後先同乘笏而進解車而退奔走夙  
夜於兩朝效命嬰駁於戎蠻萬里之外若義不使  
彼獨死我獨生者又其學紳孔子而佩周公不問道  
遠而任重也且公嘗表我先子墓矣藉使公先吾先  
子則是役也儻吾先子事也雖不敏敢不竭其愚雖

然遷之傳嬰也止兩事公所宜傳者且不少不可褻  
以細謂國子君吾姑狀其大者以備國老采君等姑  
譜而藏其細者於家公諱光洵字信卿紹興之新昌  
人遡其始實爲周太公望其居新昌則自趙宋大理  
評事諱億者自青始十一傳而爲贈按察僉事存正  
存正生樂樂生廷圭及延安延安無子子廷圭子世  
良自世良公而上至延安廷圭兩公卒以公貴得贈  
及馳皆尚書右都御史妣皆夫人而世良公者公之  
父也稱偉丈夫而公特肖其稟與訓當嘉靖壬辰

甫踰冠便成進士知崇安崇安一女子中崇其縣中  
豪舞訟者欲因以覘公教其父持一紙倉卒訟崇鬼  
於公公徐收其紙內袖中日且夕驀易草移城隍所  
明夕崇來謂女曰何至是我姑去霜降後復來耳至  
霜月公果丁章夫人憂服闋補溧陽御史行縣羹誤  
墨疑之欲一切以毒法公馳往取羹立啜盡一器御  
史悟爲起謝在溧三年上下以學道聞召入補御史  
世皇帝南巡大學士某居守增設員以外數十百人  
公奏罷之又奏河東薛瑄崇仁吳與弼新會陳獻章

三賢者不宜不在孔子廟庭十九年地震則又言九  
邊中有大闕縱凡十事不宜不補馬倒死不宜獨責  
廝養卒最不宜者令芻地漁入倖戚貴家官僚儲本  
不宜使非其人其人矣又不宜不重其禮貌如是者  
凡十餘竝要切觸諱忌改領江西遂出嶺南直隸蘇  
松常鎮四府巡按事蘇松苦水劇乏善計吏後先孔  
塞亦無了息期公總醜有法水效職至今工罷輒譜  
畫冊書可千百年不虞滅沒奏入 世廟嘉之賜金  
綺又奏免旱租六十萬用餘皇破海寇大洋中罷覆

刑陳牘省費無算再賜金綺進奉二級代入會虜入  
古北口逼京師與故侯鸞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  
上謂虜驕易與且都城何地也可使遣以歸耶今日  
臣有死無和有進戰無退守 上覽表爲動色公亦  
自掖馳歸托其母夫人姑婦間於所善欲以身死國  
會虜退而止改領京畿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改北丁  
贈公憂芝產其廬起補更太僕大理二寺卿少俄復  
補南如故職徙尹應天諸輪府者用富民苦別索公  
易民以官民便之率以祠公徙卿大理會卒以柩殺

戶侍郎晉公右都御史領餉事俄改侍郎二工部自  
尹至工改者四竝南旣又改北工左公用餉則卒馴  
帖用工則商輩祠公如其尹用工於北則大橋成晉  
奉正二品於是癸亥間雲南事漸痺砭者鮮效舉朝  
則交共舉公公遂從工左遷右都御史以繡斧往蒞  
雲南至則首軍昆陽斬叛酋馬苴李應朝昆陽平明  
年春水西宣慰安國亨叛寇霑益夏李向陽方廷美  
再反昆陽虧遮者索反尋甸公竝後先討平之晉兵  
部尚書兼如故而武定府土官鳳繼祖者世毒

運他府大小酋僚濟蠶者數十輩遠至貴川相昏因  
有衆數萬地方千里據城以叛數出諸蠻攻城郭殺  
憲臣於軍用僞王南面其衆意卑眇向者麓川然孽  
顧始沐氏數庄豪而兵符故專沐氏公表其繇并包  
符得自誦賊倚川貴爲三窟計其敗遁必從貴走川  
乞稍借得暫領川貴諸兵道禪帥賊果用是敗遁竟  
授首於川武定平悉有其地沐氏旣銜公折其權又  
自恚當公未表時頻却其寶賂及得賊又追論其左  
袒賊若庄豪激叛羽叛者諸陰事痛一剪束而公自

軍典則先子首腰鞞捧符以奉軍約無一日不寄  
首領於象馬間移按沐氏黨則用先子假按察長把  
三尺提一寸狸兎爲鷹鷂擊烏雀以誅君惡於棘柏  
之廷以故望重若公者則得謗稍改工書以歸而眇  
微若先子則交擊以蒙逮公重則用數十薦而不起  
先子眇微則僅脫丁贖得復齒士林稍烏素其顛軀  
而已矣於是兩翁者痛旣定追灼而悸數往來鏡湖  
天姥間相約彼廬而此舟幸長有林泉以準換曩昔  
辛苦意造物未必并此奪之而竟後先捐館合境此

吾所以狀之日爲勸移啓三擲筆而未成也公自入  
仕仕靡不優而爲御史巡蘇松爲部院長治雲南勞  
最著自結髮爲學學靡不優而中治新建旨再後與  
餘姚錢刑部德洪吾鄉王兵部畿武進唐都院順之  
三先生相切摩最力以故悅親取友諸倫教事率謹  
篤如古人在雲南方盛晉賞輒辭賞乞歸得大臣體  
他若好捐賑爲鄉里作福川游精翰藻芳華朗映人  
所雖然不足爲公詳也公生正德三年七月七日萬  
曆八年十一月八日以疾終娶趙氏封淑人以侍公

疾勞歿先公八日公葬祭例得 諭越三年撫臣爲  
請之乃始以某月日葬黃杜原而公初未子副某氏  
晚始生應鼎釋今來請狀曰國子君應岩用公廕讀  
書國子者從子後公者也室卽趙淑人侄應鼎聘諸  
生俞某女女二長適何兵書曾九萬次適陳鴻臚子  
世彬次許聘禮書潘公子復泰竝國子生次適禮書  
秦公子茂綱次許聘俞某孫佃聘何某女孫女某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八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祭文

祭北斗文

清雅流便絕無刀尺痕

伏惟 帝君禍福續命居佑照之四天陰陽權衡齊  
璇璣之七政昊天無語喉舌攸司霄表獨尊星辰竝  
拱降德於下民甚大占月建而可知何心於責報之  
微成歲功而不有某南斗分野下土小臣日衛日杓

日。魁。隨。所。指。而。屏。息。瞻。昏。瞻。夜。瞻。日。儼。如。在。以。飯。依。  
藁。爾。除。壇。汲。而。漱。齒。低。河。促。漏。眇。三。星。之。在。天。掃。石。  
焚。香。合。五。體。而。投。地。

代祭東嶽神文

伏惟大司命特掌太山東嶽帝君劉古號東皇尊同  
羣帝撫長劍而珥玉九歌首重威靈騎素雀而遊凡  
一寓便留下土。是雖志惟何必不言總領鬼鬼詎拘  
陟降。

代督府祭趙尚書文

序述間寫情可涕

在昔乙卯我持按節海氣翳空西指吳越公膺簡命  
其往視師我紀我監策蹇而馳小搏大蹂不知其幾  
凡公所至我則偕止爰有黠雄如竊食鼠以出以入  
視人來去公再承御開府江浹繡衣方斧軍典從事  
大發淮邳暨燕趙士長戟短劍控弦步騎我當其時  
濫服司馬倚之角之與公上下迨於成功舍我而比  
嘉錫薦臻以寵以祿神武駕馭仁義竝叅既賜以珙  
遂將以環公不少留長逝遠引生既有爲死應不泯  
追念夙昔恍焉如昨同在行間桴鼓然諾兩歲馳驅



坐臥飲食。今其已矣。俱爲陳迹。

代祭陣亡吏士文

嘉靖丙辰之冬。海寇挾東夷據岑港。不去。其明年春。朝廷命總督臣某率師往征之。三月四日。兵始入薄。其巢土。漢吏士有先登而死者。越十日。總督乃命某官某。以某物陳於諸死所。而告之曰。吾奉命討不義。偏將軍提督無狀。稍亡其伍。書至之日。吾與介吏侍鈴閣。悲悼爲不食。方今休養吏士。以圖後功。竊念殲賊有日。而終無益於死者。故遣吏賫品物如前。召諸

靈使飲食之。其他恤典一遵故事。勿省鬼如有知其少自寬。毋多懟。

感夢祭嫡母文

一字一淚

惟母在昔。以病而死。胡昨夕夢不死而病。裸坐室隅。展戶自掩。兒疹其候。呼涕激面。脉數以煩。知不可理。詭曰其愈。須旦夕耳。掩面痛哭。扶母於牀。哭罷而覺。泣涕猶滂。夢母於病。哀且不禁。覺哀其死。兒何爲心。

春祭先墓文

真率爲得

古者士一失時祭。則不敢以宴。故三月無君。則皇皇

如也解者謂不仕則無田無田則牲殺器皿衣服不備而不敢以祭古之人於祀死其重而難於舉若此迨後世則不然矣雖牲服不備亦無不祭者矣渭去年春以書記從督府駐師於鄞前年授經陳平湖縣中再前年往延平滯內兄官署蓋不親祀者三年論其迹於古之所謂皇皇如者實相似是雖非爲祀死者而皇皇如然亦爲養生者而皇皇如也渭罪亦可以少原焉渭去年娶於杭之某姓遽歸之不得卜三月十八日往贅之謹以祀食之餘附告

祭少保公文

憤痛特甚似不欲長言傷於賦

恨

於乎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而人之免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於凶於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已者而奉公於始今其歿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盼潛涕於蒿蓬

代上饋文

吮膽一段趣絕

於乎痛哉。見某之上饋也。憶昨侍疾之辰。大人疾革。華易簣須臾矣。某泣而請曰。大人忍棄兒輩何之耶。卽息尚嗟嗟也。寧忍無一語遺誨兒耶。大人勉啓再三。嗚嗚言曰。乃翁苦苦苦苦而已。遂瞑。某謹仰而後思之。大人之所苦者五。大母相。大父勞瘁喪明。中道不享。大人痛之。終身苦一也。大父力嗇不肉者六年。資才給館。教我大人學。偶數竒。莫慰大父。大人痛之。終身苦二也。大人三仕光祿。一貳東平。幸值國恩。大父贈郎於幽。大母不與。大人痛之。終身苦三也。自光

祿徙東平。八九年間。廉勤謹慎。夙夜靡遑。志在益展。驅馳用以再榮地下。而竟以疾罷。大人痛之。終身苦四也。大人課督兒輩。尺寸不踰。而兒輩未免愆違。在兒。猶甚。子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在志如此。沒行可知。承父如斯。事母可知。大人於此。豈特痛之。終身抑且抱恨泉壤。夫前之四苦。大人爲大人之父母而然。後之一苦。大人爲兒輩之老母而爾。夫俾父不甘於生。衝苦而死者。非子也。生不能釋父之苦。而勞其死。又不能追雪其苦。而背其囑。非子也。釋父之苦。

甘於母。甘母非味。在養母之志。不則時祭我父而以  
牲者三。日饌我母而以鼎者五。母且不甘。父亦終苦。  
於呼痛哉。父吮膽。子吮飴。命之曰。猗女。吮痰。藜父。咀  
藥。子咀蜜。命之曰。卽女。其吮棘。父葢。賈子。葢芥。命之  
曰。帶女。其葢蒯。父啖茶。子啖菰。命之曰。廳女。其啖楚。  
父食連。子食鮮。命之曰。韃女。其食已之肺肝。有渝此  
盟。百神其殛。父來索。兄早歸。黃土陌。笞兒一百。蚯蚓  
鑽額。日者於靈次。當飯。午庖。鴈。烝。梁。和羹。清酏。大人  
飲之。幸且莫告。

告丁母

與下首筆底酸苦欲霜

其結髮同母。叔子三爲學。至於四十有二年。中間母  
與其母同舍者三年。而情益親。親如姊妹。若然。宜無  
事不相周旋也。况病死喪。塋乎。當其因時某母死。叔  
子能出我於獄。而周旋我母之喪。今母死。叔子客我。  
不能遣叔子於客。亦庸衆人矣。而又不能周旋母之  
喪。其爲庸衆人何如哉。噫。不敢道也。或亦母之所諒  
也。悲哉。敢告。

告先王

自觀巷之宅失而我考妣若兄嫂之主。至於今凡人  
遷中間以訟寄王於人家者。凡二烏乎我考妣若諸  
兄嫂亦勞苦不安甚矣。凡此皆吾子弟不肖所致之  
罪也。悲感自責。每欲無生。今復新居自寄所迎。妥我  
考妣。若諸兄嫂歸於僑寓。其漸次圖構。冀自今已後  
尚以永寧也。

哀諸尚書辭

情文經緯

閔予不肖。晚猶蟲雕。既不能飛。乃就羅招命也。不淑  
進退維谷。秣月蹄霜。兩走上國。當斯之時。公謝館署。  
墮馬傷脛。就榻而語。曰。此修途兼冽。以霾。彼如不愠。  
子可勿來。相與勞苦。忘其疲楚。每至必殮。無退不拒。  
我昔未老。挾管無賴。翻墨成鴉。迴毫作蠹。體刺格乖。  
人所不愜。公獨嗜之。至奪郎簔。輦素逆旅。令我毫揮。  
酌以荷花。鴉豕侑壘。迨聞主人。任我來去。公喜不拘。  
扶傷而祖。曰。此迫冬。或閉風露。用物以宣。非方不可。  
石首之魚。越筠之萌。子如不嫌。簔以備羹。公劑我  
匪藥。我愆。公豈棄我。殆有由焉。事有不常。烏盡是  
羊曇悲來。酈炎難起。人曰起耳。公曰未然。家置一

日千斛。誕都門之祖。方徹復舉。豈無他人。而三其公。多公一响。涸鮒聊渚。未卜其騰。且弛其縻。徃秋之念。毫髮後先。公如不臥。我則已騫。斯言之宜。非我則誰。得諸館中。如此之傳。嗟我鄙庸。寸喉接味。尺麻組之。如鶩折脰。賤貧之生。自與貴殊。以舌爲刀。豈乏其徒。何公瞿瞿。顧欲生我。豈徒生之。且辱知者。日者相傳。寸楮必匱。人往謁公。以我墨黻。昌歎瘡痂。愈噉愈着。館中之祿。所羨能幾。以入於曹。遠自千里。凡此峻誼。髡管莫旣。矧伊尺箋。欲窮其際。古人感遇。一盼殺身。荆卿俠夫。捐軀入秦。公豈銜恩。我忝儒流。我豈匪人。而俠之羞。庚子識公。垂三十禩。豈無他德。念此猶恃。破髯儻遂。握手悲歌。先我而徃。傷如之何。

祭張太僕文

骨痛語烈

太僕公將以萬曆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末交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喙而爲之。鳴若齊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於春秋也。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既

以麥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於斯  
之未了而竟先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  
不得見而異聞於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  
夫以公德於某者若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  
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爲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  
寸心之恒終千古以悠悠也

會祭高君文

韻語錯綜可誦

君於大節之所關也植之若苗於大節之所累也去  
之若莠是以其考諸人也於大節之所累者聞之恐

入於耳而於大節之所關者稱之幾不容口此其性  
資之取諸天鈞也若舍釜而獲鐘故其好惡之嚴於  
人已也若平庾而槩斗若其氣蓋一鄉而不懾於豪  
權要久百年而不遺於故舊積散傾橐而待火者家  
家壯激衝冠而攬髻以听听或談文而雲生或憤世  
而戟手茲蓋芒緒之所餘而不足以槩其中之所有  
猥我諸儕感君平生伐木醜酒每集於庭公久敬而  
晏交儕攻玉而寡能嘗私相謂曰以君之英使遇陽  
明夫子於曩昔而佐以羅石諸賢之友朋公且將

秦州之心齋王子矣。寧不起魚鹽而攬蓬柄於海濱。奉君固未之值也。而杳然以逝矣。蓋磊磊然里中之豪雋也。而亦何負於鄉評。念春雨之滴牖。恍燒燈而剪韭。儼掀顙以長嘯。阻開襟而捉肘。儕相向而失聲。悲長夜之靡晝。

祭羅母

於祭文中可謂超拔奇逸矣

凡物之含常氣以生者。直視其物之本質而知其奇恒耳。至於玉則望璞而別焉。金則採鑛而識焉。砂則按其牀而定焉。故至寶奇英。視其子必視其母。其在

於人。購之產鶯子之懷異於人。此猶曰別流也。其在於吾聖哲。稷之拇契之卵異於人。惟我太君之於令子。是美玉也。良金也。芙渠之砂也。其於人也。稷也。契也。其兼二氏之教而雄長之也。購也。鶯子也。其於母借言之。購之。玄鳥鶯子之舍利。正言之。謂非契之借。狄稷之姜嫄不可矣。夫人莫難乎垂名。尤莫難乎天之所獨厚。而名與厚於婦人爲尤難。太君亦可以爲憾矣。莫而不免於哀者。是予輩之私情也。

祭少顛文

婉折傷痛法韓十二郎文



計子與子游道三十年。淡如也。而獨爲於今下。然  
老年。子其幾於及矣。涼者耶。殘於瘍而林且杖。十年  
矣。顧飲不廢。而竟餞往於酒。子其幾於忘生死者  
卽吾求交於世。得此亦難。而顧得之方之外耶。向來  
十餘日而不死。我一送藥於子。子一問法於我。而竟  
斷往來信耶。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日衰矣。其尚能  
痛以淚耶。當澆之以酒耶。而吾窘囚耶。其能外楮與  
香而別辦耶。吾待死人耶。卽死當飲子於地下。儻不  
死而能澆子於塔尖上。借如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  
以爲情耶。子方外耶。又反炎涼者耶。忘死生者耶。  
使有知而聞子之言耶。其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季先生入祠祭文 四首俱高爽

先生之於行。簡節疎目。似緩於其細矣。而心事之光  
明如青天白日。可以對鬼神而格豚魚者。則固獨立  
乎其大。先生之於學。探本極源。旣急於其大矣。而著  
述之精密。如蠶絲牛毛。用以明六經而酌百氏者。則  
又不遺乎其細。當其仕也。爲砥柱於風波之中。有某  
世所難言者。而獨言之。舉世所難行者。而獨行之。

其在我而不問其成與敗。及其處也。撤藩籬於物我之際。有讒者始或排之。而終屈於無心之公。嫉者始或忌之。而卒伏其不校之量。求諸在人而無間於內與外。自釋褐廿年以後。不聞其問舍而求田。故其讀書也。徃徃托禪榻以卽安。當其捐館一日之前。猶見其進徒而講易。是其好學也。孜孜至易簣而匪懈。蓋一尺之牘。未足盡其平生而數端之舉。聊以明其大槩。然則先生之存也。真尚友於古今之會。不特善蓋乎一鄉。而今先生之歿也。顧缺典於尸祝之崇。奚啻

稽遲乎十載。故某等以爲彼祀於其校在位之事也。而况議禮者古稱爲聚訟之家。安保其無異同。祭於其社。吾黨之責也。而况評鄉者已定於蓋棺之久。共知其爲著蔡。苟見義而不爲。亦逡巡其何待。爰相與以圖祠。得舊棲於剝界。遂卜吉以躋神。儼音容之如在。蓋上以禪風教於衰微。而下以慰士民之瞻戴。

### 時祭文

先生發明六經。折衷羣疑。仕優則學。老至不知。士類宗之。可以爲師。心事青天。曾次霽月。兒童不欺。足

可格國人評之。太上立德考諸古禮。曰。祭先生可祭於社。其在斯人時。惟仲春秋牲酒。既戒薦以告。虔永迪後輩。

### 縣祭文

有鬻珣珠魚目於賈胡者。鬻而櫝之而已矣。無庸於睨而拭之也。曰。和璧隋珠。不十睨之。十拭之。則未始鬻之而櫝之也。然則稱人之賢。輒信之而不疑之者。珣珠魚目之類也。必疑之而後信者。和璧隋珠之類也。珣珠魚目。不睨而拭之。不必寶也。和璧隋珠。十睨

而十拭之。蓋將以寶之。故如此其至也。然則不疑而卽信者。其人之未必見重於人。猶是也。疑而後信者。其人之見重於人。亦猶是也。某等於先生之賢。始疑而終信之。大略類此。故謁之於祠也。雖不早而備物以永其祀者。圖之不敢以不虔。先生有知其亦慰而樂聞予之言耶。

### 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惟公一代經師。千古道宗。聞之者幾於聆韶。見之者稱爲猶龍。十年未祀。而今始祀於此也。固足以見有

司之慎。鄉社既祀而今復祀於此也。尤足以昭人心之公。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九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雜著

隍災對 二篇與探地肺

萬曆十二年甲申九月甲戌十六日巳丑霜降前二  
日夜漏且子府隍祠火火從東北耳卑舍仰射殿角  
諸顛遂并焰以入昇神者百數十徙不克徙俄而神  
首頽火宴殿宴殿首亦頽或曰諸徙衰而掬落之

爾則不應棄不取宴有兩夫人夾神座外有庫宇小  
神以十數侍從毬馬斧戟幢旌等以百數一無及一  
庖子亦預徙值崩燼而埋顧忽出宴殿後僅破腦泉  
駭問之曰吾不知所從出幸免者多如此獨神所寓  
殿兩衛一從獲尺寸免觀者近萬人恠且怛之明日  
踵相質未有以復夜卧而思得周公借撻伯禽抗世  
子事復焉質者曰如子言豈以神當伯禽耶則必有  
當世子者當世子宜必以牧吾土者當而禮所稱世  
子固未有過也特以伯禽有小過周公借撻以預警

世子耳今牧吾土者無一過之可舉也猶世子也帝  
亦何用借於神以儆夫牧如公之借撻於伯禽耶卽  
神有小過帝小罰之如公之撻伯禽亦足矣而罰又  
何至於是一口人有等西施之髮於鄭旦者非莖數而  
寸量之也其玄與豐不相遠而已矣牧之受命而責  
責於身也亦夥矣卽小不慊於心豈必盡出其身之  
爲哉人爲之而牧也當之心知其不當爲而勢與力  
不可奪於是不得不委之於勢與力而終亦未免自  
謂有負於其心而終有所不安若此者百豈無一二

哉。帝若曰：彼能知此而顧且爲之，非罪也。畏也。吾助之以神爲伯禽，以牧爲世子，以火爲撻，以決其不肯自負之初心，使得藉口於神，以感動勢力者之堅持。而勢力者萬一聽之，又得藉口於神，以轉相告語其黨，而一悔其初相倡和之誤。吾故曰：帝之斯舉大槩有似於公之撻伯禽也。非按髮而數，且量之謂也。曰：然則神何辜也？而罰酷也。如是曰：土木神之托也。賤也。靈爽神之真也。貴也。宇可復建也。故二氏徃徃言：凡神成之日，莫不土苴其軀之舍而遺之，而後去。况

土木舍乎？又况舍土木之舍者乎？帝之示罰，今不過奪其賤者，也不奪其貴者也。且帝果罰也，而罰之酷而果奪其貴者，則我與子又安得而知？若此，又安在其爲借撻以啓牧者而助之決也？故罰之酷否，不足校噫。是帝天之微權也。蓋嘗謂天之微權，不可以人準，可以人準，則常而無變，無變則人得以試而熟之，而僥倖於趨與避之間。故穆東海之婦者，過在吏宜罰在吏，而帝不罰吏，而罰農。若曰：使衆可用，是以各吏也。以一吏可勝一於決曹，不可勝衆農也。又若曰：

更遠婦寃之可也。衆暹婦易知，易知而不衆，評之可乎？初稍罰衆以旱矣，而衆猶不省，故罰至三年必重。而後已，而農之損多矣。此初亦撻伯禽於農也，而衆人蚩蚩，徒誘曰：「吏至今數千年，猶不省。」又帝凡降諸大災，能及大衆者，意若使諸大衆尋其致災之首，而尤之，而首者亦多不之省，及其敗也，乃多敗於諸大衆之尤，亦與東海之旱罰農而農不省其罰，謂罰吏也。同噫，非諸大衆則不能勝此也。非災諸大衆則諸大衆亦不怨此也。則帝天之權，不使人常而準之。恒若此質者曰：「子何據？」曰：「據董子質者曰：陳亢有言，問一得三，吾今近之矣。幸也，然而不能爲也。非我不能爲也。彼亦不能爲也。我亦一農也。彼亦一農也。彼亦一婦也。爾亦一婦也。」

附記質隍災而予否之之語

曰：神不職與。帝罰廬與。曰：不奪諸幽而災厥形。匪帝之刑。曰：神久而斃與。舍而作與。曰：斃斯作矣。故自火其廬而燔其軀，其來也就。至其去也，乃飄。今若脫者之魚，雖欲勿用，帝其許諸。曰：配已明與。敗厥政與。

曰。就舍其田以耘人妻。諱其夫而後。  
廬以焦厥身。曰。神隍於土。舉非一與。越則三之。神不  
引而宅。與曰。神固二之。吏嘗一之。神固怒而逐之。  
豈昔不耻耦而令則厥夫不寄示馮於物。示夢於楮。  
可以告斯象。則何燔廬。何以災。曰。吏有國營。民有家  
作。不戒於辰。鵠則燬爾室。其殆是與。曰。國有大災。神  
且捍之。民而有災。神捍靡遺。鵠也耳。而神不能庇。冷  
緒厥居。曰。術者矜數。曇者怖劫。魯叟。鵠理以操。決捨  
乃數之。翼斯垂而劫之。羽斯鍛。神茲所遭。匪輪伊劫。  
意者曇破的而魯將示罰。與曰。數兮。劫兮。非理莫衷。  
彼曇者所云。謂冥爽之幽滯。災輪轉而未窮。非示災  
於昭昭。苦土木以代厥躬。由斯以推。義與首問者同。  
曰。十億不一。中茫正鵠。其何知以子爲。昇曷控厥孤。  
而告以厥機。曰。鵠亦未我於子。姑徐之。

府隍神有二辨

凡府之有城隍。並一而吾紹獨二。一居卧龍山之頂。  
曰。隋總管龐公珽守越。有功德於民。死而人祀之。事  
詳舊碑信矣。一居其麓者。不知其爲誰。或曰。請更考。



處山北則陟顛爲便故顛有祠審爾則顛之祠似後  
麓或曰有司以朔望謁神謂非便故麓始有祠審爾  
則麓之祠又似後顛此祠則二而神猶一也或者又  
曰 高皇帝有天下舉百神而新封之合主以享諸  
隍主並仆而伏越獨否夜乃上夢曰臣珏守越近不  
如呂珍願 陛下進珍而退臣事雖不行而民間謹  
傳其說故麓祠者民自祠呂也或又曰當胡公大海  
攻越神嘗現巨履以怖胡及 聖祖擬新封神之主  
又植不仆將馳使斬神首道士夢神言令負以匿初  
未信也再夢乃獨肩神履如飛至顛重不可步曰神  
樂是也遂止茨以覆焉麓祠虛補以貌遂相推以呂  
二而神亦二矣考諸紀及問故老之有識者咸云  
高皇時未聞有聚主事卽欲斬不仆者誰敢匿且  
高皇明聖寧有此及兩夢說盡不經若曰顛祠便山  
北禱祀亦非民間所敢擅謂麓祠便有司謁者差近  
耳然審爾則祠雖二而神又止一矣向知是府漢中  
白公某者嫌兩神而汰其一立得疫舉換墓是山之

西則神又似真有二耶其祠麓者果呂公珍耶或亦  
又曰世一神而百奉者多矣二而汰其一亦似非宜  
然以予所考諸紀 高皇更始定諸隍位無姓名直  
府爵比公曰顯佑公州比侯縣比伯其人詳祝文况  
有兩民以人祠麓以呂則可也

祝僉事爲神於南昌 留備裨官

祝僉事名繼志與余同爲生於山陰縣學中而祝天  
樂都人也天樂多山少文采而祝獨雅馴貌端朗面  
白皙光采可鑒嘉靖壬子武進薛公應旂以提學副

使來校浙士第等伯余而祝亦居叔季間遂舉於鄉  
明年癸丑成進士自刑部出僉江西按察事領道曰  
南昌已而役表旣還道病歎血齋跌七日起謂其婦  
曰吾病不可藥也然吾將有所之差勝此而見當有  
立好爲之婦驚問所以俛不答旣而曰非久當自知  
之越數夕其家人曰某者聞天樂自西南來響漸近  
已而見一白馬神官下而入其堂馬高於窓戶上燈  
解鞍鞍高亦幾及之神官南向坐而呼某令跪曰南  
昌缺城隍有日矣帝須爾王惡爾入好使之行其

趨入取王紗帽若圓領帶以自着跪促王如神官言  
舉家盡怖迷所以祝令婦取已朝衣冠將服之又令  
汲新釀酒滿三盞列香爐於卓婦愈怖不辨神官則  
促召某出縛杖之二十拶其手痛不可忍呼嗷噪突  
入號迫婦乃辦某出覆神官云卽矣凡官所言動他  
人都不聞見悉某迭爲之祝於是着冠服飲酒畢赴  
廳事則群僚與衙人畢集矣觀者可數百人塞衙甬  
某則持弓矢以射者三曰隘爺路祝遂登座執笏以  
俛雨如注霹靂震其墀祝逝矣櫬停道中者兩旬時

時香縷出櫬中俄滿室香異甚後遇物輒發或起盤  
筋飲食中及櫬入舟亦無不爾府學生諸君史者信  
人也祝延教其子親見之故爲予道甚悉顧曰此道  
中舊固多祟予曰祟不能如是其後予北上過薛公  
以告公戲予曰吾固聞之然恨當時不使先子又不  
及批其文口似有神助也予亦戲之曰師且先愈生  
矣相與掩口而笑諸又云祝家人被杖者昏臥數日  
不醒視其臀與手並有痕青黑如染及醒語神官事

始得詳

俞尚未隸學公第文旣首我而領牒  
赴省試則躡音俞故予舉以戲公也

壽中軍某侯帳詞

詞如蜀錦

恭惟某官名高勲胄族著通都冠冕將門翹楚武奔  
祖功宗德創垂累世之基霧集雲興起翊真人之運  
一身許國百戰成功始移節於越城實維五宗之貴  
介將比隆於漢爵已列萬戶之通侯威名著而隍壑  
深楨幹形而河山壯紆黃拖紫永堅及喬之盟寫鐵  
圖金僅亞剖符之等本實則枝自茂源深而流必長  
蓋數傳至於君身遂一朝登乎閫帥鷹揚賦質高懷

每在風颺猿臂呈奇善射出乎天性謂文武本無二  
道以書劍不敵萬人乃於結髮之年益奮縣梁之志  
篝燈夜案下帷朝窓取萬卷而畢開期三冬於足用  
博該杜預名流武庫之芳才過呂蒙學併經生之業  
尊師取友好士推賢期棘院以先驅自超轅下向洋  
宮而脫穎早試囊中徒以弓冶之良所賴箕裘之繼  
遂專軍旅之學暫違俎豆之聞去携矢以校優歸  
綬而視事異人萍合曾傳黃石兵符越女花婚  
白猿劒術利通九變政協三軍一勺投膠片言

樓船挽粟魚鱗集淮濟之濱海總橫戈屢氣息  
之外自襲狡狴之繡繼提閩浙之戎侍鈐關者數入  
運籌策於千里過門必下敬修鄉里之儀折節爲  
不改儒生之舊干城良將非孔伋其誰憐首虜拘  
待馮唐而始釋乃有諸藩開府元老胡公遠覽孫吳  
長驅韓范九重雷厲親頒節鉞之權一劔霜寒坐  
控華夷之鎮禮羅旣設冰鑑斯懸收衆望於偶遺集  
群策而畢舉賢豪輻輳俊乂林從始得君如魚冰之  
歡竟付托以樞機之密事無巨細咸以相咨衆所遲

疑每從其決探丸斫吏四方急羽檄之馳借筋籌兵  
一語靜風塵之警虎士環而左右龍韜翼以卷舒萬  
騎控弦鼓滿霜霄之月百金七首芒抽秋水之渠北  
跨松陵南連定海狡兇豈惟三窟逋酋積以多年所  
賴臂指相通腹心是寄同舟共濟誰爲吳越之分倍  
道兼程竟授孫盧之首取鯨鯢而疊鼓翻鴈鴛以爲  
池勞苦功高裘輕帶緩壺漿競載莫傾士女之忱保  
障仍資益慶東南之福庸知嘉詆乃屬首春錦筵  
以初陳異香遶而不散銜開江畔梅芳弄曙色之天

樂作管中鼓吹。雜饒歌之曲。塵生車騎。賓從如流。列簾櫳。光華似錦。醜金致幣。偏裨徵燕語。以稱觴。榮翰操觚。庸老羞壯夫。於執戟。惟願續流燕石名。茂龍驥垂白。虎頭漸應。封侯之相。縣金鵠甲。爭看搖月之光。節序斯征。每當此日。戎機稍暇。莫放良辰。陪庾亮以登樓。誰言典淺。借羊公而造峴。應與山傳。矍鑠漢翁。不忝據鞍之健。老成越將。還期加飯之餐。言不盡情。欲以爲續。

將軍爲言及青陽江畔營開曉。日光瑞靄不收偏。薦麗林花未着。已含香。墻東坐見青油幕。主帥笙歌。借行樂。客稱百歲酒千觴。爲君更進鷓鴣杓。

義塚募文

慨夫黃土似海。豈皆寸金。白骨如山。曾無片板。坐觀蟻穿鳥啄之慘。竟何民胞物與之仁。白君受采者。嘗捨棺以理。是爲點痛而灸。辟彼乘輿之濟。不若枉杠之成。茲者城南有地。幾及二頃。而白君括諸其室。可得卅金。用以倡率鄉人。矢將共成義塚。然必肩以墻壁。翼以室廬。使住守者可栖。舐涎者無隙。庶幾

藏無主之鬼。免彼狐狸。斯爲施恩不報之人。何心爲  
結。兼亦爲王政之首務。又何妨義起於吾儕。但以集  
及則泛而不能廣。募則嫌而招議。故夫今日勸施  
事。止可及一鄉二邑之群公。迨他時掘墳穿泉。亦  
曰四海九州皆兄弟。嗟乎英雄豪俠之觀。慨然輕  
糶百萬之輸。芻米僕賃之資。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  
此義事而不舉。彼浪費而樂爲。孰重孰輕。必有能辨  
之者。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句

奇諧雅趣

絳記何由爲人炙口。昌黎偶爾于此籠睛。壯夫不爲  
愧雕蟲小技之逞。文公所謂合書門大吉之諧。正好  
試官。軋齒刺刷。枉誣盤詰。詰曲聲牙。鞅鞅非真空。青  
是假難逃。賈胡眼雙鷗子。精明芒硝八兩。大黃半斤。  
且瀉夜叉泥。一馬桶齷齪。辟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  
書符煮服。必且殺人。亦似假山巉巖。強要興雲出雨。  
細看總無活物。束之高閣。母乃大苛。弄向孤琴。庶幾  
別調。

景賢祠上梁文

對入天巧

指水指樹以釣遊尚云可祭於社立德立言而垂世  
豈止善蓋於鄉論以公成禮緣義起恭惟長沙先生  
道宗新建力破陳編獨立敢言管城子有萬夫不當  
之勇疾書妙契指南針定千古未決之疑真成皓首  
以窮經歷七十九齡而未倦藏在名山之副帙累數  
百萬言而有餘若其宦轍所臨以及鄉閭之處乃有  
舉天下非之而在所不顧一惟獨認其真至於禍寬  
博儒之而決所不爲期於自反而縮如湯沃雪過則  
改之點鐵成金與其進也以故由中及外無間然矣

儼青天白日之光明自江以南學者宗之猶北斗秦  
山之景仰有功絕綫無忝縣車寧非姑射之有至人  
一凝神而物無疵癘宜如畏壘之於桑子卽不死而  
猶當祝尸况蓋棺已越於十年顧賢俎尚稽於一席  
鄉祠斯舉衆議僉同乃有穎上郁君撤已所居慨然  
義倡爰及陳胡二老成人之美率以經營猥被微疴  
未緣謝榻乃欣同志先我着鞭聚埴徵材陳馨伐鼓  
木未得於工師之喜事已集於子來之趨自鄉士大  
夫以至三老子弟之樂於聞者莫不捐所有以助成



匠輪與暨夫百工技藝之預斯役者皆知嗟此  
舉之爲晚。雙檐鳥革。群楚龜趺。得孤僧禮大士以俄  
悔之旁。卽諸子從先生而講貫之所。幽花一徑。并桂  
蘭桃李。而盡在公門。修竹四垣。列左右前後。而無非  
君子。自茲以後。從者如雲。事死如生。儼然立雪。音容  
恍惚。思其笑。思其語。精神猶舊日之風生。廟貌瞻依。  
見於羹。見於墻。危坐卽當年之泥塑。有如三年築室。  
亦何妨端木之獨居。但無九曲環屏。豈頓減紫陽之  
精舍。哲人卽逝。梁木雖傾。大匠如存。帡幪方始。試聆  
珠貫。併入斤風。

拋梁東。舊是延陵半畝宮。杖履已乘黃鶴去。生徒猶  
坐絳帷中。拋梁西。綠滿禪房萬竹齊。就裏數竿須  
好護。先生親自留題。拋梁南。翩然老守去湘潭。  
向使挂冠如不早。註書那得細如蠶。拋梁北。小池  
長洗箋餘墨。草色猶爲書帶青。墨痕肯減蛟蟠黑。  
拋梁上。祠外階庭餘幾丈。殷勤打掃戒沙彌。莫遣  
豬。此中放。拋梁下。莫說鄉中大賢者。豺獺猶知祭  
本原。虎猶肯得避田蜡。

鮑府君

讀步虛回輶二疏駢麗中另有

一段芳蕤流動

請稱法位

惟神之生生於越鄉惟神之死死於四明體有死生  
神無存亡存亡既無神何可量如水行地豈專一方  
胡越于明有享不享越有新祠城南之隍神出以入  
兩龍是襄薦芳登粿俟神于堂神之來兮其喜洋洋  
散花初獻

伏以籲天祈嗣誠上感於玄穹夢日懷娠瑞竟徵於

華誕况賢哲之苗裔

神鮑氏兼體貌之異奇長而狗

牙之後

齊生惟正直秉恢弘慈惠之性負游畋任俠之資捐  
鬪龍於海中射伏鹿於山石以茲豪宕不顯英威既  
而鬻米以活萬人援兵而弭群盜却飛蝗於郊野護  
渡蹕於風濤歷生寄死歸之年皆捍患禦災之績民  
到于今受賜功從振古無前今醮王某深荷洪庥預  
蒙陰騭敬以歲辰之吉謹陳醮禮之筵拭目神威志  
心妙道猥奉蘋蘩之薦仰干侍從之欽法衆虔誠謹  
伸奉請

亞獻

伏以蕙肴蘭藉。愧無楚薦之芳芬。吉日良時。聊望神君之康樂。既俯從乎衆請。遂少憇於人間。瞻佇鸞旌。攀援龍馭。冲虛廣莫。浩浩乎杳無得於見聞。畏敬奉承。洋洋乎儼如在其左右。伏願神嗜飲食。福介式幾。鑒忝稷之非馨。取蘋蘩之昭信。尊罍在手。再挹流黃。祝史陳辭。永熙純嘏。虔稽首亞獻禮行。

步虛宣疏

伏以爲喜爲嘖。視更顏之師覲。既醉既飽。馮載起之皇尸。雖塵供不可以久留。惟神慈無嫌於援止。蓬門荒落。敢比蔡經之家。麟脯芳香。暫待麻姑之會。幽明相隔。投轄何緣。光景易流。揮戈無術。是惟三爵之禮。匪爲過多。雖使百拜之勞。不敢言倦。願龍驤之止轡。敬鵠立以遮鞍。法衆皈依。酒陳終獻。

回駟焚燎

伏以靈通遍滿。本無來去之蹤。祀禮節文。謂有將迎之數。俯垂臨鑒。過爾夷猶。願塵景之莫留。歸太虛而超舉。蟾光一縷。遠隨笙鶴之音。法供華筵。未冷香燈。

之。施薦遺福祉。永祐人天。稽首拜辭。謹當奉送。香

友琴生說 理趣清妙

陸君以清才少年入國子。宜其一意於子祿之文也。顧嗜古。已卽能爲古詩文。又嗜琴。久之得其趣。益與之狎視。琴猶人也。行則囊以隨。止則懸以對。憂喜所到手。出其聲。若與之語。因自呼曰友琴生。人亦以友琴生呼之。余客金陵。友琴生則來訪。余問以說。余嘗見人道友琴生。曩客杭。鼓琴於舍。忽有鼠自穴中蹲。几下久不去。座中客起。喝之。愈留。此與伯牙氏之琴

也。而使馬仰秣者何異哉。夫聲之感人在異類。且然而況於人乎。又况得其趣者乎。宜生之友之也。生請益。予默然。生亦默然。頃之曰。似得之矣。然願子畢其說。余曰。生誠思之。當木未有桐。時蠶不絃。時匠不斷。時人具耳。而或無聽也。是爲聲不成。時而使友琴生居其間。則琴且無實也。而安有名。名且無矣。又安得與之友。則何如。君復默然。若有所遺也。已而曰。得之矣。乃今知於琴友而未嘗友。不友而未嘗不友也。余曰諾。

一吾說 彷彿蒙莊

某君名萬應字子一者令其兄某問別字於子子應之曰是子之季也予不知其人審其字與名若志於道者也曰吾弟也少知讀近世爲生者書道則未也志則志於斯而已矣予曰志於斯可進於斯矣進於斯求之於字與名而有餘矣又焉用別而字之也某曰雖然願先生少有以命也曰唯唯吾少而喜漁觀漁於鳥鶩焉鶴焉鷺焉鷗焉紛紛焉擾擾焉而未見其飽也壯而觀漁於十頃之沼筌者焉罾者焉鈎而緝者焉紛紛焉擾擾焉所逸者多而獲者少也老而觀漁於海之鳥鳥非鶩等也人非筌等也見一師焉操百斛之罟左得其綱之希而右粹焉已不失其目之密矣其放也若鳥之舒翼其歛也若鳥獲舉千鈎之石不崇朝而自江之南與海之北皆厭其腊此之謂以萬而得於一子之季也不別字則已苟別之則莫過一吾之一故別字之曰一吾

讀龍惕書

詞理調鬯自然玄箸

甚矣道之難言也昧其本體而後憂道者指其爲

然。其後自然者之不能無弊也。而先生復救之以龍  
之惕。夫先生謂龍之惕也。卽乾之健也。天之命也。人  
心之惺然而覺。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也。非有思  
慮以啓之。非有作爲以助之。則亦莫非自然也。而又  
何以惕爲言哉。今夫目之能視。自然也。視而至於察  
秋毫之末。亦自然也。耳之能聽。自然也。聽而至於聞  
焦螟之響。亦自然也。手之持而足之行。自然也。其持  
其行而至於攀援趨走之極。亦自然也。心之善應自  
然也。應而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

於是亦自然也。然而有病於耳目手足者矣。或爲翳  
甚。或爲盲也。或爲塞甚。或爲聾也。或爲不調甚。或爲  
痿痺也。始而惟是患也。旣以壞其聰明運動之神。而  
漸不可救。其患之成而積之久也。則遂忘其聰明運  
動之用。而若素所本無。於是向也以視爲目之自然。  
而今也以不視爲目之自然。向也以聽爲耳之自然。  
而今也以不聽爲耳之自然。向也以持行爲手足之  
自然。而今也以不持不行爲手足之自然。夫聰明運  
動耳目手足之本體。自然也。盲聾痿痺。非自然也。而

率以此爲自然者。則病之久而忘之極也。夫耳目手足以盲聾痿痺爲苦。而以聰明運動爲安。舉天下之人習其聰明運動之爲自然。而盲聾痿痺之非自然。至於其病之久而忘之極。猶且以苦者爲安。非自然者爲自然矣。而況於人之心。其在胎妊之時。已漸有熏染之習。馴至知覺之後。又不勝感物之遷。小體著於嗜好。而無有窮已。人已奪於利害。而未嘗知足。播遷流浪。百孔千瘡。其在今日。亦猶既壞之耳目手足。舉天下不見其有聰明運動之神。特有翳與盲聾與。

塞不調與痿痺。甚不甚之異耳。而况一念流轉。善惡易形。兩可相凌。物體無定。如象之蓋舜入宮。又忽然忸怩。閒居之小人。始而爲不善。繼而愧。既而又作偽。以著其善。又如取予死生。有傷廉傷惠。傷勇之病。而兩立於可與不可之間。此皆倏忽變遷。如環之無端。而思慮所不及。影響疑似。如路之交錯。而從違無可據。故蓋舜入宮。自然也。忸怩亦自然也。閒居爲不善。自然也。繼而愧。自然也。既而又作偽。以著其善。亦自然也。取與死生。可亦自然也。不可亦自然也。而忘其

病者孰知其病。又孰知其不病哉。夫象與閒居之小人。猶可言也。何者。入宮之與。忸怩爲不善之與。爲君子而欲掩其善惡之念。雖若互發無端。而景界頓別。迷覺易知。至於可與不可之間。幽閒微細。而鏘縫難尋。念之善惡。無甚相形。心所便安。易於沈溺。况於未泯之良時。亦弋獲訟過之念。似障天真。於是見起者爲本來踰距者爲帝則。因真恕妄。所遺實多。將清淨者喜其無情。圓活者忘其詭隨。遂非者假口灑脫。而放肆者遂至於無忌憚。苟無窮詰辯難。又將執是

說以蓋藏其過。文飾其姦矣。故盲與明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見焉。而以黑爲白。白爲黑。自以爲明者。難稽也。聰與聾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聞焉。而以喑爲于。于爲喑。自以爲聰者。難稽也。痿痺者與平和者對。猶可辨也。惟少能持行者。而并以不能者爲能。難稽也。憂道者以自然之足。以救支離。而不知冒自然者之至。於此也。然則自然者非乎。曰。吾所謂心之善應。其極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於是。本自然也。然而自然之體。不容說者也。說之無益於工夫。



也。既病之人心。所急在於工夫也。苟不容於無說。則說之不可徒以自然道也。惕之與自然。非有二也。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于自然也。猶指目而曰自然明可也。苟不言明而徒曰自然。則自然固虛位也。其流之弊。鮮不以盲與翳者冒之矣。而今之議先生者。得無曰。惕者循業發現。如論水及波。終非全體隨時執捉。如握珠走盤。反窒圓機。亦或未諒先生之本旨矣乎。夫見赤子入井。而怵惕此惕也。謂之循業發現也。未見赤子之先。與既見赤子之

後。或寂然而靜。或紛然而動。而吾之常明常覺常惺惺者。無有起滅。亦不可不謂之惕也。亦不可不謂之循業發現也。業無際。發現無際。惕亦無際。又何別有全體之可云哉。至於以惕爲執捉。則是有所恐懼。不得其正。少從事於口語者。類能避之。先生應不如是之麤也。蓋先生嘗教人曰。使窮世皆水。指何爲水。纔有陸地。水始可名。中庸言戒懼。唯聖人常戒常懼。無有畔岸。故不見其戒懼。衆人惟有放逸。而戒懼始形。然則戒懼者。固天命之性。工夫本體。何嘗有二。此可

以見先生之所謂惕矣。雖然人在暗室不能見物。有得日光還見秋毫。不幸盲瞽日亦不見。及復眼光仍仰圓鬼則知光有得失。見體無爲。惟耳手足莫不肯爾。故人心既失其顛倒悖逆甚於耳目手足之病。而惕體依然。苟調停劑量則易於盲聾痿痺之醫。呼谷應聲立竿見影。言說何益。冷煖自知。渭小子感先生之憂道識先生之苦心。雖志氣不前而盤跚思振。非以多言敷衍期於畢露瘡癥。伏覽茲文。悵焉援筆。既請正於函丈。將遍質於同襟。

書古本叅同誤識

考核詳慎

此本爲姑蘇雲巖道人杜一誠

字通復

者當正德丁丑

八月所正而序之者也。分四言者爲魏之經五言者爲徐之註賦亂辭及歌爲三相類爲淳于之補遺並謂已精思所得也。而不知欲分四言五言者各爲類乃俞琰之意也。一誠其殆善繼俞志者乎。涓細玩之如此分合乃大乖文理。俞琰蓋幸而徒興是念耳。使果爲之其罪不在杜之下矣。成都楊慎爲之別序此書乃云近晤洪雅楊印味憲副雲南方有掘地得石

函古文參同者正如杜所編者借錄未幾乃有吳人刻本而自序妄云精思所得夫慎之序既如此而一誠有別序則又云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其從父號五存者跋其書又云書未出而爲人竊去冒托觀此則慎之所聞於楊憲副者乃他人竊得於一誠而托以石函者也慎不玩其理乃輕信而訾一誠反以一誠爲竊盜夫一誠之可訾乃特在妄編耳豈竊盜於石函者哉乃若謂一誠之盜竊直謂其盜竊琰之意而以爲出己意則可也一誠失於信人慎失於信古務

博而不理述書多至八十種誠如此類豈可盡信哉又有稱王圍山人者序此書有云故人自會稽來貽善本遂捐俸以刻則王圍當是一官人而刻此者也慎都不檢點以爲杜一誠既云精思自得又云友人自會稽來貽善本謂一誠自露其情掩耳盜鈴如此則慎將謂一誠卽王圍矣疎一至此耶 此書王圍

山人序一

嘉靖癸巳秋七月不著姓名

參同契跋一

號五存不著姓名跋

中稱仲子其必一誠之仲父也

杜自序一

又別序一

楊慎序

一 愚揣諸序之跡王圍之刻

以人竊得杜本而托以石函

慎之序刻

則杜本始出矣而他人復刻之者

黃圍序

嘉靖癸巳秋作中有故人

自會稽來貽善本而已捐俸以刻之之語

五序跋

正德己卯二月作中有仲子敬心頌讀有

得經註一正書未出而為人竊去冒托他姓以覓利反謗其偽作之語敬心杜幼時字也以其稱字故知為仲

杜一誠自序

序後列凡例云一經文三篇為一冊箋註三篇為一冊一三類二篇為一冊一經文箋註三

類二篇為一冊一經文箋註三類多四言間有散文註雖五言或存四言句一三節次或有差錯以待後賢

杜一誠別序

不著日月中有

竊弄神器以招大譴則非僕所敢望也之語

楊慎序

嘉靖丙午仲冬作中有會楊憲副說

南人掘地得石函有叅同古本借錄之未幾人自吳中來得刻本妄云精思謬悖反觀其書之別序又云友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半簡之聞其情已見亦可為掩耳盜鈴之語今楊慎亦刻此本中則非杜盜其

書也可知矣

井田解

疏美

自禹治水後九州諸大水不大泛溢決徙者蓋田以井故也田井間之水自遂而溝而洫而澮溝廣深各四尺洫廣深各倍之蓋取其細流以澤田而水勢之分千條萬派如髮之析而約於梳齒無臚賦不通之患廢井田而為阡陌則凡向所析之細流盡併而為陸矣猶髮之舊析於梳齒者今還束而髻之其勢併其力自悍安得不決且徙又當其始溝洫而澮也田

上之由行自徑而畛而塗而道徑可走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道容乘車二而四方輦輪並得直抵畿輔井廢而陸以田則由行車輦未免避田避田則四方道里始不勝其紆曲倍日月費旅給故井田廢不特妨水且妨陸矧曰無以限戎馬耶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  
終